溪西逸稿 單
詩 答辭
敎書 書啓
祭文 書
疏 識行狀
附錄

溪西先生逸稿目錄

卷之一

詩

次李景武
呈李景武金明叔
次李景武
次金明叔
城山慶席次李掌令集卿韻
直中月夜憶姜瑜
輓金溪巖坽

輓閔直講 希顔
輓裴判官 尙益
輓金參奉 慶建
輓琴三棄堂 是養
輓金都事
輓金默庵 廷哲
輓李秀峯 汝翊
輓趙東溪
輓申河陰 楫
教書

教慶尚道觀察使李曼書
右議政南以雄再度不允 批答
祭文
進香祭文
賜慶尚監司睦性善祭文
賜判書貞武公崔震立祭文
疏
爭論 元宗追崇疏
辭修撰疏
啓辭

請金自點依律定罪 啓

再啓

請尹昉金瑬圍籬安置 啓

再啓

避嫌 啓

再啓

三啓

書啓

忠淸道暗行御史時書 啓

全羅道暗行御史時書 啓

書

上大人公書

與金興海鎏書

答某人書

上觀察使書

與李秀峯書

與李秀峯書

與李秀峯書

與李秀峯書

與郭博士彥淑書

與金墱 漢奎 書
寄兒用夏書
寄用文兩兒書
寄用兒書
寄兩兒書
燕行日記

卷之二

附錄

行狀
墓碣銘 并序

墓誌
輓詞
祭文
梧川書院奉安文
常享祝文
溪西草堂記
清白仁政碑銘
贈遺
議政府 啓

溪西先生逸稿目錄終

溪西先生逸稿卷之一

詩

辛亥年家君作宰于光有朋自昌鄉來爲學故也從親從師情誼雖殊客士鄉息懷抱無異詩不足觀而聊與言志時先生十七歲在侍

判書公于光州

次李景武時景武之來未久余適有故不得源源故詩意如此

江渭參商過二秋嶺湖音問兩悠悠愁添夜雨梧桐滴腸斷斜陽叢竹脩千里聯鞭來呂馬一堂相對破張愁如何咫尺還相阻空舘支頤獨自留

呈李景武金明叔 廷哲

落日書牕外霏霏欲暮天葵花含晩馥竹葉帶踈煙
宿鳥雙飛倦歸雲萬里連前堦空佇立孤客思悠然

次李景武

君作武陵客我乘鶴駕遊求仙終未得悔道更回頭
桐上春鸎囀看來不耐愁

次金明叔

自向書牕撥聖賢誰傳佳句聳雙肩臨風着得詩中
趣正是斜陽半壑邊

城山慶席次李掌令 棐卿 韻

白髮城山老欣瞻慶席開詞華截寒玉肝膽照深盃
莫歎斜陽沒還隨好月來臨分情未洽明日約重迴

直中月夜憶姜瑜

甲戌春君直衛廳余直春坊每月夜相隨
喪亂後月色依舊而事有不忍言者溪姜
永逝而無知也適於直中撫古而興感云

變姜君長逝更無知
甲戌年中禁直時太平煙月共追隨亂後獨來時事

輓金溪巖 玲

北斗名高日東山望重時平生心自苦一室病相宜

吾道將何托蒼天竟不遺寓哀千里外懷祿愧緘辭

輓閔直講 希顏

世路多艱險昇沉過半生三秋國子學一夢海方城
纔賦池魚句俄驚吊鶴聲明光當日策空作試塲程

輓裵判官 尚益

君吾俱是寓於榮況復同題蓮榻名末路誰知三世
分平生相許一家情方欣通判便甘旨豈料歸途隔
死生故宅凄涼臨大道每經門外却沾纓

輓金叅奉 達慶

公惟先父友情是一家親得餼常遺老聞痾便送人

平生偏感德此日倍沾巾一葉窓前板無緣拜下塵

輓琴三棄堂 是養

少日詞場伯中年避世翁溪山深得趣經卷幾收功教授諸生在聲華一夢空沉痾阻往哭題挽痛何窮

輓金都事

守約平生耻不義安貧樂道養真心一家孝行人無間百歲高文世所欽慶及兒孫同謝樹恨深昆季列姜衾天涯遽失芳鄰托執紼今朝淚滿襟

輓金默庵 廷哲

淡泊頤眞性高年七十強悲纏鸞鏡破悽斷棣華傷

蘭玉殞誠孝門闌耀耿光善家應有報留取後昆昌

輓李秀峯 汝翊

人世吾猶在君今何處之哀辭那忍寫慟哭不成詞

輓趙東溪

廣漢治名纔數邑子龍忠膽老於家高堂日暮昔庭
冷虛户陰生寶樹多滿目風塵居未定傷心時事非
無訛樂郎長卧公先得此别何須更發嗟

輓申河陰 榟

我向湖南日秋霖滿洛城病中來走馬橋上送含情
纔報龍翕語誰傳吊鶴聲 公書中有秋風龍翕等語 夏間詩酒與

追憶已前生

教書

教慶尚道觀察使李曼書

方面倚藩之責所重自前寸心許國之忠無出卿右予志先定僉擧亦同惟卿志操堅貞器局通敏論思喉舌之地衆議咸推諫爭耳目之司輿望允洽曾受北塞至今遺愛在民按節西關嘉乃處事嘗遲卿之東還者幾月予又南顧而深憂恐喝多端輿情有不可測饑饉荐至民困尚何忍言況復半年之間三易其任以致一道之事百無依爲苟非才德兼全何以

撫綏俱得兹以卿爲某任卿其咨諏弊瘼宣布德音
設施之方惟當盡其心力賑救之擧不但委諸縣官
黜陟澄淸何待朝命稟處裁節自有舊規於戲國步
方艱予不安於宵旰王事孔棘卿豈遑於啓居勉爾
良圖副予至望

右議政南以雄再度不允　批答

予惟圖任舊人方篤注意之眷卿何復申前懇將欲
告老而歸初旣諭予至懷今且勉卿大義言念爲邦
之有道必須用賢而致治置楊綰於中書唐朝得重
有夷吾於江左晉國無憂況當此日多艱之辰又非

平時無事之地違國可慮修擧何以得宜然予為望
栽省尚今未定此誠君臣上下之戮力豈宜左右補
禍之丙休釋負就閒縱人情之必至勸勉甚詳同匪
職之當然險阻艱難之備嘗已憊乃能進退存亡之
所係益固惟終願百責胥萃於身酬萬[illegible]益難如[illegible]
年齡已耋雖未能涉險登途精力尚[illegible]亦可以濟遠
坐閒既內省而不救自外至者何嫌于[illegible]知卿對然
国我於戲王別未去為戀待厚之就吾寧念留更益
平格之嚮圖俾而昔而專義在護從人于至時

祭文

孝宗大王進香祭文　　校理時製進 己亥

昊天有成祚我東國陳錫無疆世誕　聖哲洪惟我
后允武允文德配天地道隆華勛高出潛鳳膺纉
祚王質令群輝光日章邦運中否備經險艱動心忍
性益元令由受定儲嗣也豈不忘將大有爲臣民屬
望壽亦未今通入翼室成喪哀泣神人胥悅踐位行
禮朝綱克正王循大卞維烈無替　聖學緝熙精一
之傳惟寺施政友于出天長秋視膳定省闈禁肅
文鄉大統崇聯三德既宣九族以親欽敷五教思先
四民未和賑貸除雨綱[illegible]四門闢禁闡揚王試尊賢

右文崇奬有典遇灾反躬不聞亦顯束帛戔戔搜訪巖穴嘉言罔伏衮職靡闕虛心受人聞善則拜恤刑好生有冤則解法古爲治期回三代淵氷一念宵旰匪怠駿惠鴻休無遠不暢時雨如化太平有象昔者違豫終獲勿藥大德必壽謂王無疾胡天不弔降此大割弓釼遽捐黼綴虛設海隅山谷雷哭雨泣時月易流攀號莫及 因山載卜啓攢有日玄堂旣完冠舃將閟仗列新舊禮備終始卽彼珠丘遺我臣庶千歲方祝十年何怭於享宗禋永世不忘伏念臣職忝藩臬路阻喬山無緣奉紼有淚盈顔式薦芬苾恭伸

悃愊庶幾肹蠁俯 賜歆格

賜慶尚監司睦性善祭文

古云故國非謂喬木厥有世臣忠貞克篤卿以令望
顯于華族經濟之具厚重之德孝友之實弘毅之識
丰儀外睟純誠内植褎然大科在予初服顧瞻古言
乃動予目及覽封章獨見向確奚有嘵嘵莫如謇諤
再遷諫官獎其鯁直一麾出守非榮伊戚自持簡約
礪以氷蘖盡洗骫骳大蘇民俗御史上聞屢加褒錫
棲遲幾年淹滯外役晚膺玉署載賁帷幄繼陟銀臺
寔稱簡擢重玆旬宣試彼方岳惟海暨湖既濡且足

遂長薇垣進途始闢薦入近密出納斯托南亭方殷僉舉攸屬固知獨賢亦資毗盖無踰於卿命卿往勗遂疾其驅有病不告仍以鞅掌裂艮之毒屬耳請啓云何不祿何與之厚而齡之促何期之遠而奪之速祭則故常予實痛惜庶不昧者歆玆禮酌

賜判書貞武公崔震立祭文

天生英特東國人傑投筆而起名綴武籍青油路阻白首邊境臨民統師載其清淨夜金若浼氷壺澈空佳名登聞命若予工及予遭亂焉手先行馮唐易老馬武抵掌藍袍紫笠誓死以義元戎失律偏師左次

弦絶鼓死隻手何爲八尺如植寸步不移死生一身綱常萬古瞻聆所及毛髮自竪失吾良將俾也可忘清操勁節久而彌彰贈以崇班祭以誠心不昧者存庶幾來歆

疏

爭論　元宗追崇疏　甲戌

通德郎司諫院正言臣成以性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以草莽孤蹤濫厠　淸朝曾忝春坊又經郎署踰分之懼恒切于中況此言責重地乎夏間罷散跧伏嶺外七月初間有

禮郎之除卿起謝 恩之行到忠州賃船而來政院
發 旨之更遞致相違及到城中始知誤恩稠疊又
忝本職驚惶隕越罔知所措自顧駑劣猥蒙 寵擢
聖恩如海糜粉難報而當此君心未格上下相持之
日不能力言極諫以爭是非徒自隨行逐隊日事文
具臣罪至此萬死猶輕臣性本昏愚又無學識其於
典禮雖不敢妄議而竊念 追崇入廟之舉是何等
大事也當從容講究務求至正之歸然後庶幾尊親
之道宗廟之禮兩無所憾而 殿下徒爲至情所蔽
不能平心察理毋以 嚴旨摧折之一則曰附勢一

則曰流涎一則曰濟私慾嗚呼立 殿下之朝言
殿下之事者觸忤則譴罰及之將順則榮寵隨之其
爲一身之利害如何而必去其利就其害者豈有他
哉祇是愛 君之誠而忘其身也旣忘其身則尚肯
以附勢濟慾爲心爲者乎若使廷臣果有附勢濟慾
之心而 殿下明知其然則退之可也黜之可也今
旣賞之其言而任使之一朝忤 旨乃以情外之言
勒定其罪而措其口是豈 聖王大公之言而其於
使臣以禮之道何如哉又於 答金㙆曾論一二臣
之疏曰其罪只是迎合二字迎合雖是二字而其害

則有不可盡言者自古人臣之所以蠱君而誤國者未有不自迎合始也夫迎合云者惟其君之所欲而導之之謂也若　殿下之所欲爲者果皆合於禮經則所以導之者不亦善乎如其不合於禮而必欲迎合則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今此入廟之擧　殿下之心在於必行故彼亦曰可行若　殿下以爲不可則彼亦必以謂不可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殿下何不以此而省察耶噫直言之臣黜矣自衒之人進矣忠諫路塞迎合成風則　殿下之所大欲可以得

成而未知 殿下之國事終何如也 下缺

辭修撰疏

伏以臣以譾陋無似濫叨 經幄之列旬日之間再蒙 寵擢臣誠惶感糜粉難報目今合 啓之請蓋出於執法之意而快從之劄又發於公論之地臣竊念珙之爲逆實由諸賊之口據法罔貸乃國家之公義全其子姓置諸海島之中而終至放釋亦 殿下之洪恩恩義兩盡並行不悖者眞盛德事而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當初大臣與禁府堂上詳議熟講書之 稟啓之中者必有意見 殿下之軫念風

霧特命放還者亦周公之心也人心不古逆獄累起
慮患之論固一道也而不欲逆料未然之事以沮吾
君好生之心者實是以德之愛也況玉堂以輔導爲
責事體與臺諫稍別故臣於前日入直之時同僚方
有陳劄之舉臣陳說意見不敢苟同仍爲徑出欲上
章自列而時議轉峻爲臣之論者相繼被彈白簡方
嚴丹心未暴退伏私室恭俟物議而尚此倖免仍帶
職名莫進莫退情事狼狽臣旣不爲有無於論思之
際又未卽引避於指點之中臣罪大矣何敢晏然仍
冒以玷名器哉且臣方患偏頭之症日夜苦痛腦骨

如剥右眼生瘼磨軋不能開帖伏床席决難供仕伏
願 聖慈諒臣愚妄憐臣疾病亟 命遞斥臣職以
安微分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啓辭

請金自點依律定罪 啓

金自點身爲元帥居國西門敵兵數百過其城下而
斂兵坐視不爲遮過且不趂時馳 啓使 君父幾
不得脫孤城受圍朝暮且陷而退縮峽裏惟事觀望
論以情法罪不容誅安置而止決非其律輿情日以
憤欝士氣日以解體日後緩急將何以激勵他人乎

軍律至嚴不可以昔日勳勞有所容貸請 命依律
定罪

再 啓

金自點沈器遠忘君負國之罪上通于天臣等將一
國輿情有此論列而 聖批以其心萬無如此之理
爲教臣等竊惑焉 殿下其已忘在南漢之日乎孤
城月暈朝夕且陷每夜舉一點寒烽以望援兵之至
而兩人身爲元帥避入山谷猶恐其不深終無赴難
之意此非忘君負國而何當誅而不誅始竄而旋放
失律之中又失律焉 殿下雖愛此兩人獨不念

宗社之痛乎國人皆曰可殺　王法在所罔赦決不可以前日之功貸其難貸之罪請還收僉自黜沆器遠放歸田里之　命

請尹昉金瑬圍籬安置　啓

尹昉金瑬俱是誤國大臣而金瑬則身都將相十有餘年　殿下倚毗責任更無與弁敵國搆釁之後或戰或和宜有定筭而號令施措一倍委靡及其敵兵之深入也奉避之計猶且茫然使　君父幾陷不測山城指揮又無一事可觀北門督戰盡委精銳于[illegible]之功蔑矣江都檢察圖授其子僨國之罪深矣[illegible]

堂堂國家至於此極者非瑬而誰是大不忠也尹昉
則 殿下以爲先朝老臣托以 廟社之重其任何
如噫昉亦人臣也江都失守事無可爲則 廟社嬪
宮在所奉避而投身就俘以圖苟活 廟社奉遷何
故後於 嬪宮之行而散失汚辱之狀有不忍盡言
入城之後不卽奉安於 宗廟公廨而乃取以陣上
包裹仍置私舍恬然過夜尚可忍乎是大不敬也人
臣負此大罪何敢擧顔投疏有所陳辨哉金瑬一國
之罪人尹昉 宗社之罪人環東土數千里之間凡
我 祖宗生靈莫不痛心切骨以 殿下今日處置

潑有所缺望矣將何以洩神人之憤而有辭於後世乎請尹昉金瑬并 命圍籬安置

再啓

人君聽言之道雖不能一一嘉納必須優容寬假以廣日後來言之路此聖世事也前杞平君俞伯曾之劄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乎曹文秀以爲當初 廟社奉還之時果盛於空石中雜置常漢衣服於其間云則不敬固已甚矣而只以婢僕跨行與否爲今日論議之輕重臣等實未曉也近日賞罰顚倒論議紛紜羣情之拂鬱極矣此時敢言之士旋被譴罰使不

得容於朝廷此豈鎭服人心振肅頽綱之道乎 聖
批乃以誣陷大臣等語爲伯曾之罪案大臣自陷於
其罪伯曾有何誣陷之事乎江都陷沒之憤 廟社
汚衊之痛有口皆言有耳皆聽此實國人之公議也
今若不罪難赦之罪反罪論罪之人則此後事關大
臣誰肯爲 殿下進一言哉此固 聖明之所洞察
也請還收俞伯曾罷推之 命

避嫌 啓 應教時

嶺外微臣偏蒙 寵眷出入邇列絲毫無補旋進旋
退常切愧懼不意今者又叨 新命臣誠惶慼罔知

倣措爲造怔愕之變不幸出於本道本道雖曰無人稍有士風稍知文字豈皆鼓動而靡然哉前日玉堂處置臺官之日臣亦預焉而意見稍異商確之際忝擬本職雖席以避其於僚議雖不得有所低昂而始與之同坐則不可謂不叅 聖批中所謂處置乖當之失臣亦難免何敢晏然於言地乎請 命罷斥臣職庚寅十一月由應教爲司諫時以牛栗不合從祀事嶺儒再疏蒙優批適有鄭振僞造上批事基啓中有一道鼓動靡然從之等語而請拿致王誅掌令沈光洙立異避嫌玉堂處置請遞 上教以爲乖當公有此啓

再啓

臣叨忝諫職無所獻替論一過擧反承 嚴旨心竊
愧歎若無所容重患寒疾冒呈辭單而見却於政院
病伏之中又聞有 備忘之教臣趨朝不久且無見
聞未詳 王子君罪犯輕重之如何而旣擧臺論而
下此教槩想 殿下辭氣之不平臣之惑滋甚焉罪
有怙眚法有肆刑苟出於怙雖小何貸若或其眚雖
大可恕此 聖主垂象示人之訓而 殿下之所當
法也今若激於臺諫所論幷與所犯之難貸而勿論
則爲國之道豈有此理 王者一言所係非細今日
之 教實涉未安無非臣論事無狀以致 殿下有

所激而又加一層過擧臣之罪大矣請 命遞斥臣職(辛卯時以爭論李溟翼刑推事 嚴旨累下而又擧前日臺論王子照律之請以爲史官不可加刑則王子其可照律乎云云)

三啓

臣論事無狀不能回 殿下之惑而反致前後未安之 教上累 聖德下辱名器臣罪萬死 殿下旣下 嚴旨使不得進又令出仕使不得退 殿下之待臣毋亦近於束縛馳驟之乎臣雖欲貪榮戀恩抗顏仍冒不知人間羞耻事安得無局外之誚臣之進退實爲狼狽所論之事無端掩置以致連日闕 啓

臣罪至此尤大請 命罷斥臣職

書啓

忠淸道暗行御史時書 啓 丁丑

鎭川縣監宋希祚亂後急於收得官穀謂皆縣民偸取大用刑杖不辨眞僞凡民家埋置之物亦爲掘取寺刹僧徒之處莫不徵捧亦或幷納其載來之牛隻而未必盡入於官倉民有訴冤於監司者則必以重杖制之怨苦旣極言說狼籍臣以三度入境詳細訪問之後欲驗之於文書直爲馳入取見徵粟文書則與所聞略爲異同而頗有可疑之端官廳文書中有

捧木置簿疋數不少而無題目招問色吏則只以避
亂時答之終不言其某樣木又聞勑使時雜物之價
以一百八十疋磨鍊而忌臣之行不卽分布於民間
取見監司關字則本縣所定雜物凡十二邑而其價
以三十四疋定送此則監司酌量公私極其便當者
也臣招鄉所及色吏問一百八十疋之由則以爲十
二邑之外加定豹皮一令鏡面紙二十卷故如是磨
鍊一令豹皮廿卷鏡面紙之價多不過七八十疋其
間或有人情之木而至於百八十疋極爲濫定以是
言之則鄉所等答以誠然矣當更爲減定云被兵之

邑雖不能隨便措備當此之時數三疋之剩費亦不
可濫徵於窮民而今乃至於此多殊甚可惡石城縣
監許嶙率置其父於衙中至於生日殺牛設酌所謂
觀過知仁而已犯國法又置親屬於村閭廣占民家
民怨亦多臣行向舒州之日路出馬梁適遇新選軍
三名問及僉使之政知其不厭於軍情卽爲馳入點
閱軍兵則除除番外實防二十二名內僉使及軍官
料軍並六名餘軍一人團頭軍一名貟末軍一名合
九名縣頭其餘諸色並當有十三名而只六名逢點
七名假終不現出極爲駭愕向前宋希祚許嶙僉使

朴寶豐並只罷黜
抽挂中不法之官旣已馳　啓矣舒川郡守具鳳瑞
以才爲治一應徭役皆自貿販以應故民不知有賦
斂及其移換閭境之民莫不缺然失望隣近之民亦
皆稱道不已禮山縣監閔應慶小心居官爲政慈詳
其於上下俱無所失而但過於柔軟欠糾猛之政懷
仁縣監柳益華邑小民殘亂後尤無形樣不能有所
作爲只朝夕得食而已故民亦安之矣臣之往來所
經幾三十邑雖在抽挂之外無廉問之　教者不敢
乏然行過亦必詳細詢問太約能否不一毀譽相間

惟洪州牧使李景義天安郡守朴炳遠近之間譽聲籍甚李景義政尚大體既能恤民亦不廢公且於亂時敵騎及城外而景義終不移其境土故官庫之物無一見失勅使時雜物不及於民而皆自措備朴炳才長治民大得民心兵亂之後偷取官穀者不待嚴令而先自輸納其與鎮川木川之刼取攘奪者既異而可想其爲政也定山縣監韓有良與品官下吏相合凡捧上之事一委於鄉所邑吏故品官挾戶之民皆有自得之心而無依勢小民偏受其害且亂初官穀及木同滿載於船順流而下海口及其還婦無一

物持來臣旣聞隣邑之言又察縣民之情非如遠地風聞之類也水使李英達到任不久善惡時未可知但發巡翌日聞暗行之下卽爲還營一何惻也且勑使時所用　朝家之定於水營者豹皮二令鹿皮五令而水營之分定其價於馬梁舒川兩浦者至於木三同則所斤安興之分定必不下此當此之時各浦之朝夕得食亦難分定價木已爲不當而况又濫定邊將不能自辦必將徵捧於軍卒瘡殘餓羸之軍不亦憐憫乎哉舒川之鎭鎭壓兩湖海門實爲關防之地而亂時往赴江都之亂盡爲除番其餘則本官當

以逃故頭報故八月朔入防只二名水軍之設為戰舡也一舡須用八十之卒脫有緩急何以為策况本鎭之船為炮所破至於七處必須改修而旣無軍士萬戶束手而坐其勢不得不趁速變通也民事其可虞者非一而最是無牛無種不得農作者尚多當此初秋已為流離行乞大小之牛幾盡疫死其未疫者又皆屠殺雖百里大村亦無一隻餘存秋耕旣迫而耕作無望民之彝興心無遠慮者職以此而無之以新經大亂驚魂未定胥動訛言遠近演傳皆懷恐懼之心莫有堅固之志爭謂秋收之後賦役必煩又將

有抄兵之舉昏夕會議無非逺避之言軍士恒談盡
是逃逸之計民情至此誠可寒心未知將何以鎭定
將何以收拾也　王侯靜攝之中知縷縷之爲煩瀆
而臣既有所見聞故不敢不從實書啓

全羅道暗行御史時書啓　丁亥

潭陽府使沈膺得其要領撫存大體不作苟簡之事
以爲修餙之態今年官廳之納依　朝家命令多少
間逐物減捧奉公之心此亦可見而一境大小人及
潾近之官所言各異亦有訛謗之說行於其間至以
官家經費之不簡爲言

錦城縣監申冕到官之初頗有生疎處數月後首末頗詳政尚剛明下人畏憚書員等亦不至縱其奸不意罷職民或惜之

高敞縣監李應芳性本殘拙不能有所作爲旣無爲民勤恤之政亦無大段侵虐之事故治績雖無而怨聲亦少但以酒爲業酒已成病至有連日不醒之時

興陽縣監李從儉居官處事固不可以廉謹責望而但不爲剝民濫滑之事耳至於文書所志能自解見親屬之來不至作弊於民間者此非大段可稱之事而民猶以是爲言從前守宰不文濫雜之狀據此可

知也

所經近處邉將中如左水使鄭楷號令之際不至騷屑貿辦之事不甚煩重各官及軍卒頗以爲便鹿島萬戶李孝健只率一奴朝夕得食而已心存撫卒不事侵虐故遠近防軍皆稱道之鉢浦萬戶李仁榮旣有借耕不無可食之路而所率過多一念衣食番布之捧點退太甚防踏僉使宋嶸處事不明專昧軍政防軍番次都不省察本鎭在水營前洋當露梁要衝爲任之重不下釜山不可不極擇其人也

別單書啓

臣之往還所聞欲陳者甚多而不敢覼縷姑以一路所經目覩者言之則畿甸湖邑田野落種者無幾落種而焦不得掛鎌雖有掛鎌處而一畝之間或半收半棄冬月未盡已多絶火之人其遑遑汲汲舉將流離之狀慘目難盡盖畿甸失農甚於湖邑湖之失農甚於全南全南則雖曰無實視畿甸湖邑猶爲彼勝於此全州以下得見民家有斗斛所儲之粟有場圃所納之草若使是民得安其居無他侵擾徵責之事則猶得以饘粥糊口庶免餓莩之患而但畿甸湖西海西失農之人舉皆望哺於其地凡背負馬載者塡

路雜貨牟利者藪海場市閭閻穀價之貴今方不異於失農之處未春如此則春後之憂勢將彼此如一

臣未知前頭賑救何以爲計臣行過海邊聞諸閭巷穀荒之物塩藿最要而海民之以水爲業者並皆失業盖塩盆魚箭菜船之稅本道各營本官京衙門旁午徵斂罄盡所得不足以責應又稱貸而益之以此撤箭毀盆繫船而坐者亦多渠且自救不給何望其出力相貸利及他人乎白綿之紙爲今日巨弊上納之時點退之患固不可勝言而各邑措備之際僧徒酷被其害盖無紙匠之處則其勢不得不及於僧徒

而各邑不恩論優善處之道謂是僧徒應行之役勒定卷數嚴令督捧其中或有給楮給價者而亦不過若干斤升斗穀論其直則不能爲十分之一而憑公營私罔有紀極僧徒雖曰遊手是亦民也處處呼苦羣怨方興有識之人亦多言之凡此之類皆 朝廷所不知而使 殿下之民幷不得遂其生愁恨之聲悲苦之語聞之可慘書何能盡至於御供之物人民皆言自上減之又減今之現存封進者無多其封進之物莫不感祝盡心而封進時人情痼弊反甚於前日試以乾秀魚一事言之秀魚之大而美者皆產於

靈光靈巖等地京中防納之人亦必於是處貿得而是處諸邑則不得以土産封進使人持價求貿於京中蓋諸邑所難得者非魚非京魚則不得進故也今年封進時長興則每一尾官木四疋興陽則七十尾之價米四十二石官木三十八疋樂安則七十五尾之價米三十五石官木三十疋順天則一百五尾之價米四十五石官木六同二十餘疋光陽則每尾官木八疋臣聞來不勝驚怪詢問其由則皆言莫重供上之物惟以無事封進爲心奚暇計較其價之多少乎今年 朝廷深念防納之弊定差使員往各邑以

本邑封進而本色之進又被退黜不得已復請於防
納之人防納之人故爲退托期限已迫勢將生事邑
吏等昏夜奔走閭閻貿得所以其價至於如此之多
也今若定其尺度之限使之備納於監營監司看品
着表直進該司則人情脚價雖不必裁減於前而庶
無點退刀蹬之弊豈獨乾秀魚哉凡上納之物莫不
皆然所聞知此條是民瘼不敢不達

書

上大人公書

苦待之餘官人來到奉讀下手書喜極不能定情但

[illegible]癖患復發憫慮如何 國事罔極已至於此更何
言哉旅愚兩丈爲號召使義兵處處蠭起而皆是白
面書生忠義雖有餘其如無武何子等亦從事於此
而父主渡海應在三月旬後予當以今月念後發向
海頭耳當初事變之起遠近皆思避亂之計人心震
動朝不慮夕如吾家居在大路邊許多家累只有兄
弟二人計無所出日夜憂慮而已今則 朝家方講
和好賊騎似無遍踏之勢而但城下之盟已極可愧
其間又將有不忍言之辱則爲 臣子者寧欲一死而
無知也父主出來之後必往全州從事於分 朝而

三年疾患之餘將何以泥露耶 下缺

與金興海鍌書

倘來之物得失固不關此時閒卧田里亦不易得之事是則深可慰第開閉門呻病此則老人常事而還慮動於得失不能無心慮之撓耶姪喘喘危息僅得免死近以蛇巖痘患避在東浦未易相叙戀慕可已

答某人書

前後問書幷與鄉信而至感慰之懷何可以一筆盡憑審令仕體萬相以性八秋以來百病交作寢食俱廢自分必死獨卧枕席影與爲伴自憐奈何滿浦蔘

軍事傳說多演至以萬不近似之言侵及於以性可
笑可歎七月間民多飢死倉穀已盡不得已徵得若
干私儲升斗分賑使之採蔘償之其時隣近皆謂之
便好而過後商賈別將之不悅者乃謂給糧越採若
非失性豈有是理耶給採已甚況忍使之越耶此邑
異他別將差人商賈等往來如梭少有不合做作虛
言無所不至一播嶺外萬口喧騰聽者從而扇之聞
之一笑而已然若因此得罷歸家而死實是天幸日
夜祈祝惟令照

上觀察使書

數日驅馳之餘不審氣候平安否塞外奉別本草草瞻悵還同未拜時以性飢民之呼訴者逐日盈庭只自痛歎而已一境民命惟繫於道若不得易收則將未免立而視其死未知何以 稟處何以 啓達耶晩見道關書員今始進去下吏愚癡本無解事者未得送去殊罪伏惟

與李秀峯汝翊書

霜寒未審兄政況若何以性緣緘荅未勘尚此蹲坐苦哉寅兄下去作隣之喜可想矣就前年所送價木亦兄欲還送而吾不送人矣今與寅兄議之欲以其

價又換豊基之難價米七十斗盖基郡有五石還上故如是欲換兄須卽以此意通於本兄使之趂爲備納則寅兄捧上然後卽出尺文到付于豐基以交還上也恐寅兄及本兄忘不卽施故亟告于兄兄須勤囑使之不忘如何

政況想萬重耶兄之治聲遠播而方伯又功人也厭心雖生難許恐難遂奈何以性一年罷廢之餘又除堂職不得已作 肅謝之行而許多家眷餓死丁寧不得不仰首於兄未免支離苟且之歸自憐自歎一

新萬守奴進去而不端送去兄須命伶俐下人一同貿納於米菜如何亦叔邑稍遠且涉支煩不敢請於兄通于寅兄若得五十石之換則大幸

與李秀峯書

紀不得兄邊消息方切戀鬱玆承兄書仍審恭後渾衙平安慰拜之至蓮花丈每恃其康健無疾豈料奄忽至此耶以性則有遞而前月望前入洛自講院入玉堂又移烏府公故之外杜門獨坐耳近緣李君瑞危言臺蒙 嚴譴兩司論執峻 批每下前頭將有一場風浪矣却羨兄重卧鼓腹而已

與李秀峯書

舘人來得見兄書是判年消息能不喜聳憑審政况萬安兄之初得本州也以性巳慮其難治大槩到任纔月遽造屛簇子第一日私用七雞兒人言亦有自也至如鄕客接置衙中使之接訟則是何道理此則千萬不近之說也恐兄不聞故及之須慎之弊縣之事則兄亦聞之耶米麵之無所入不須言而元穀之無面者至於千有餘石罔知所處矣大槩弟不能久於此兄不當久於彼各遂所願豈無會期耶餘心撓不宣

與郭博士彥淑書

初春入洛得與子固述初相對所刺刺皆是兄言間兄貧寒比甚當此春窮何以奉率想不能遠宦亦以此也如弟尸位數月旣不能事又不敢退羨兄固窮居閒而不可得柰何欲歸未歸金郭先歸懷事轉惡近日之變出於內官每於 受鉞之日滿庭諸臣輒相對含痛心斷氣塞此罪誰使當之當此之時雖盡誅宮人臣子之心猶未快也況盡爲屛黜審覈眞僞有何不可而持難至此一日一再之 啓只得毋煩勿煩之 教而退今日之事其可只此而已乎

與金婿漢奎書

兒輩來得見君書審知侍奉平安女息亦無事慰極慰極爾來諸況更何如吾今日辭 朝因出城作行將以來初旬上官家鄉杳然骨肉漸遠悵戀如何且旱炎此酷民將塡壑奈何因便送數掬藿二尾魚四柄扇領之也餘心亂草此

寄兒用夏書

音信阻絕戀鬱徒深意外得見汝書始諳無恙極慰且喜第見文理字畫與前不少進想浪遊度日吾之缺望如何吾五十五冒雨發行十九入城奔走於

哭班六初二移拜薇垣廿日因事見遞得付軍職今初一日又八 國葬都監晨入夜歸 山陵初定水原已爲始役而朝議多岐今方搜得於 健元陵近處若用水原則擇日於十月初四發引在初一矣歸期漸遲奈何須勤業小學四書家禮等書逐日課讀極可汝兄及萬昌尚未蘇復此悶如何

寄用文兩兒書

初二到安州裁書付兵相使之因便上送未知能不浮沉而得達否也初三宿寧邊今日到熙川得與舊伴交代因其行付此書使之卽傳亦未知中間無遺

失也初五當宿熙川初六宿狄踰館初七到立石倉給還上初八到城干給還上初九宿中間初十到任爲詳聞兒之參榜潑慰我懷而還以文兒之見屈爲恨人苦不知足耶秋科不遠更望百倍其工用兒亦不可浪遊也餘眼昏不一

寄用兒書

五月廿日所出汝等書六月十七日始見之厥後消息邈然無憑悶鬱如何初五日官奴持書送去想於今廿六七日得達耶吾近則無恙而但民生饑餓將死逐日號訴而官廳倉穀蕩然無餘寧欲與之俱死

也無糧未得採蔘渠等尤爲可矜奈何禹明奎初欲八來而食事極艱渠若不願則不必八來也汝兄當率此人八來而但汝弟婚事未定或汝母宿患一樣則何可捨出以是爲慮耳此處無魚肉無果實祭物只以果葉及若干木端送去遠懷尤惡也甲兒之性甚爲踈慵又有心火須務去此習與莊村諸金氏及命姪相議至於奴婢等使喚之時亦勿生怒勉諭爲之至可且凡祭奠之具一從簡約毋爲費用工力至望自餘臨紙心亂不知所言

寄兩兒書

甲兒還歸後尚未聞消息往來便絶何至此極殊甚
戀鬱諸況更何如學業亦何如北京咨文前月十四
日出來罪人並皆免罪故卽爲放送官員並革職而
備局以邊將守令則後日　登對時　稟處入　啓
而　三殿丹禮纔畢領左相卽爲呈辭不出故時未
稟定或言不過徒一二年云而領左相出後可以
定奪前頭遲速未可預定奈何別試以凶年故退定
明秋謁　聖則或欲退明或欲行於今年方議大臣
而未結末矣凡事多有可虞慶婚憲爲定行可可適
聞權典籍奴還歸草此不一

燕行日記

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

王世子發北京東㘦三客使隨之乙酉二月十八日

到京城 朝庭送使謝恩兼進賀其登極正使麟坪

大君㴭副使刑曹判書鄭世規書狀官弘文修撰兼

執義成以性（甲申冬除弼善移輔德將入侍於燕邸世子東歸遂拔行因以爲謝恩書狀）

官中使尹完御醫判事南應琛鍼醫前縣監申可貴

都差使員慱川郡守洪舜民

三月十四日方物封裹

十七日辭 朝查對于慕華館細雨如絲戶判鄭太

和圃春叅判吕爾載子厚餞之與甲兒相别於路左
羅原州緯素邀副使及余送於松下到弘濟院叅刑
曹餞席李佐郎纫泗泗源摻手勸酒帶醉而别到
呂陵下具兵判仁垕洪南陽振道設祖席于溪邊爲
送大君也暮投碧蹄京圻監司金南重子琢陪行吳
佐郎挻一斗元兄弟亦來郡守李瀼支待
十八日晴朝與副使陪大君發行中火于坡州大君
展謁　長陵到臨津乘舟遊賞余先入長湍副使訪
族人于近村日夕來到大君追到府使許暹支待
十九日晴副使爲拜先塋先出余隨大君發行大君

呼鷹上山余先向開城經歷朴日省迎候境上坐話
川邉渡天壽橋八開府副使大君次次來到留守李
必榮病未出待
二十日晴與副使上滿月臺感古興懷到金川站黃
海監司鄭維城德基來迎白川李景閔金郊盧尚賢
平山李聖淵等官來待監司以紙墨等物贐之中火
後發行副使及余先到平山谷山延安等官分辦
二十一日陰朝往拜大君發行中火葱秀站直渡松
橋幕坐溪巖琵琶歌笛迭奏巖壁上有玉泉聽泉仙
巖等字以朱塡之乃朱天使之蕃所題也石竇出泠

泉淸列可愛與副使飮一器到屛風岳大君臨流獵
魚吾等皆步過巖下夕到瑞興載寧李熚牛峯李汝
恒新溪鄭基豊等官來待各有若干贐物府使張仲
仁病未得出乘昏往見
二十二日陰中火釰水長連牛峯信川等官分辨臨
發小雨擁油衫暮到鳳山長淵李雲栽松禾柳宜涵
鳳山洪柱一分辨三守各有贐物
二十三日陰行到舍人巖兵使出迎大君要府使及
余坐巖下中使同之大君稱蔥秀之奇妙仍問與嶺
南山川何如余對曰山川隨處各有態不必論彼此

僕劣而行役勞苦之餘愁旁亦可觀大君笑曰書狀嶺南人此言以嶺南爲勝之論也又曰書狀西路初行似當有禮副使曰到玉河館當行余曰到舘之後初行之人不獨書狀也大君曰然則吾三人可輪回爲之也遂一笑而罷日午渡丑川入黄州判官梁有仁安岳尹琍豊川等官分辦日夕大君送言曰三人同行一路多弊明日吾宿箕城副使書狀宿生陽先後作行會于義州可也余與副使辭大君于樓上樓對後峯滿山松栢落落可賞也大君曰此行萬里嶺南尤杳然情事當何如余曰辭家之日已忘之矣大

君曰忘之之言是未忘之也一念常懸何可忘歟
二十四日朝小雨大君先行副使及余晚後起程踰
駒峴到中和大君已向平壤矣中和慈山等官分辦
二十五日風發行過栽松亭到大同江風浪大起以
大索絶江緣索行舟艱得利涉歷拜大君于練光亭
退與方伯金世濂道源穩話過見督運使洪茂績勉
叔夕察訪柳寅亮來見都事南碤庶尹鄭昌周同宿
二十六日晴大君發向成川副使及余仍留食後督
運使邀與登舟都事庶尹察訪亦叅列坐船搖溯流
而上午後維舟登浮碧樓眼界甚闊澄波娟練花光

柳影照曜上下景象萬千上涵碧亭帶醉而還

二十七日晴督運及監司皆會作別余爲三友所挽大醉上馬馳入順安夕投肅川府使洪孝孫出待

二十八日晴發行八安州兵使邊士紀來見虞候南斗炯繼來副使要余登百祥樓大野平濶長江横流漁舟野艇逐風來往一城閭落盡在眼底雍容氣像雖不近於浮碧而雄健爽快亦不在練光之下矣金兵使體乾以領船大將方在城中請與同坐因言丙子年以京哨官領防秋兵來住此城忽値兵亂十二月十二日昏西方烽火亂擧兵使柳琳送飛騎九人

偵撥忽遇馬夫大將百餘騎擁路飛來撥人爲其所
擒驅與偕來送之八城曰貴國忽然絕和欲問其由
別無他意願以酒猪救飢兵使送人往遺之則已無
去處盖急於犯京詭辭相欺也十八日胡陣如雲來
屯大野數十里之間遍滿無虛地中有黃盖銀甲吹
螺一聲一時上馬爲攻城之具忽然放火於村落積
穀之中烟焰漲天咫尺不分烟開之後始覺諸屯盡
空走馬趕後則已過肅川云暮還聚勝堂判官崔振
溟來見

二十九日晴朝判官又來兵使及虞侯亦來日晚金

兵使來詰與副使上將臺又聞丁卯年金兵圍城攻
之兵使南以興在中營賊來犯城之南北門城中趨
往禦之賊數十騎繞山後自將臺邊登城一喊滿城
大驚潰裂敵遂闌入兵使及數三將燒死於火藥中
其餘盡爲魚肉云此城形勢足以用力又有長江之
險而南以興不得施一技而陷沒柳琳閉門自守任
賊来去而不敢發一矢時耶數耶令人痛惋酒數巡
後還聚勝堂魚川察訪金鑴以差使員來見
四月初一日晴曉行望 闕禮辰時發行渡晴川江
又渡大定江入嘉山郡守鄭孝吉支待龍川府使李

益朔州府使李希儉泰川縣監金汝旭來見
初二日晴發行中火于納淸亭定州境也牧使李厚
輿德川盧瀣出待冒大風馳入定州塵沙撲面不能
開眼頭疼氣眩昏倒枕上禁軍一人自北京出來言
鳳林大君三月二十六日離發北京而護行將二
人偕出云纏經三勑 國儲蕩盡兩西圻甸已竭於
迎候而護行又來言念 國事中夜無寐
初三日晴留大君發安州午後來到與副使往拜
初四日晴三行偕發中火于郭山郡守鄭好信慈山
李彭壽出待午後到宣川主倅乃劉纘先也雲山李

惟洞分辨昏天雷大震細雨達夜

初五日晴中火于車輦乃鐵山府也府使金生麗价川李憕分辨午後到良策龍川站也主倅李益愽川洪舜民出待

初六日晴中火于所串義州府尹洪琢迎候余先行八義順舘副使次到入迎春軒大君後來入衙東軒

初七日晴朝義尹來見差晚副使來下處暫話因與副使上統軍亭府尹隨至形勢之雄東國無二而三江之外卽是遼界擧目山河風景亦殊聞丁卯年正月金兵數萬騎來屯馬耳山中日夜覘伺而府尹嚴

乖甲政日夜遊宴十二日送千軍往樵耳山下軍多
不還盖被敵人所擒人皆疑之而府尹猶不省十四
日夜三更敵兵百餘人登城斬殺守門之軍門軍驚
起曰今日巡邏何其暴耶乃殺人也人有告之者曰
敵兵不多及今可擊府尹對客挾妓而飲曰何其妄
耶乃毛文龍誑我耳豈虜兵耶明日吾當有以處之
及曉四門盡開敵滿城中府尹之罪萬斬無惜而一
城民士諸道精兵一朝屠盡是亦命耶
初八日留朝後大君邀副使及余乘舟往九龍淵與
義尹及差使員軍官分辦等官結船而行午時暝雨

飛灑滿江烟波添一奇也副使及余皆醉還

初九日朝有雨勢將發不發午後大注夕早得雨三農可慰而萬里長途行子多慮

初十日壬戌夜雨晩晴巳時發行大君與副使及余同船而濟府尹趕船追到把酒握余手曰此時一盃君不可辭今日之後更有何人相勸遂大醉而別鄭到三江露宿九連城下設幕柳岸卧一小板江風徹骨不能成寐此去義州十五里也

十一日癸亥晴卯時發程中火于金石川邊露宿于細川岸上是日行六十餘里

十二日甲子晴先送義州陪牌于鳳凰城言其入來之由卯時發程行過湯站城壁草沒井臼猶存中火于龍山午後到栅門衙驛金應燕與門將等照點人馬一一入栅仍宿栅内溪邊城東送人懇請來過而大君荅以懸於赴京當於回路相見彼有例送之物此亦依例給之栅外有山突兀周回幾十餘里奇巖絶壁削立中天此乃鳳凰山也有城在上崩頹之餘猶有基址世言唐太宗所征安市城而口舌所傳眞僞誰知是日行六十餘里

十三日乙丑晴卯時發程清人四十護行繞從小谷

徑路中火于大煙臺下行過松店胡女聚觀有一人倚石而立悵然而望之問曰行中有殷山人否知是殷山女也踰嶺後兩嶺女人在田播種忽奔走來覿知其爲我國人問曰爾非朝鮮女乎曰温陽人也曰不欲歸乎曰雖欲歸可奈何渡八渡第七流是甕後河也夕露宿第七流上梨花滿發鵑花猶在大言煮鵑分送風土節候之不同有如此矣鳳城以後四五里之間皆有煙臺

十四日丙寅晴卯時發行中火通遠堡一名鎭夷也一城在野明時所築一城在山清人所設也庄頭里

家送猪鵝馬草等物以為站供有胡兒牽蝦蟆狗來坐于前舉足祝之似有乞憐之狀以草竹給之卽起去蝦蟆是犬之別種而甚小者差大於大猫而能敵大犬云胡漢女數十來見其中一兒甚有姿色眉目英邁招問其年以指屈十四而止副使以果菓贈之必斂衽撫膝跪而受之右手按右鬢而起盖胡女之謝禮然也蓑行到論洞副使及余少憩煙臺之家家主乃漢人而姓名曾正春自言有子女七人使譯舌言之曰有福人也答曰身為撻子居守烟臺有何福歟到羅將塔義州軍官洪地南自北奔來得聞 鳳

林大君已於初六日到山海之奇路邊三胡耕田一女破土乃京人禮男之女也禮男方在行中忽然相見抱持而哭欲買無價欲去難分行路之人亦皆抆淚夕宿連山館未十里之地地名風時嶺也連日露處氣甚不平且有雨徵與副使往烟臺將止宿腥臭擁鼻不可狀言是日行七十餘里

十五日丁卯終日雨下不得發行日夕開霽往拜大君陰雨捲盡月色如畫大君蒸羊作肴仍開細酌金貴仁之歌孫愛福之瑟金國之笛皆思鄉曲也金先立又奏亂離長歌坐中皆泣下未知誰人所作也

十六日戊辰晴卯初發程過連山館中火于會嶺下踰嶺露宿憇小站下川邊一行中獨余行具甚涼薄帳幕義州所出而不能庇雨障風大君見之送青布裌幕自此得免風雨之患大君載蒙古帳幕于二槖駝帳之大將數間覆以毛旃雖大風雨大雪寒處之如温室暑熱則捲其毛旃以布帳圍之而引風焉槖駝之形馬首牛足其頸甚長而高低屈曲恰如白鷗之狀其尾似牛而短其高過巨人之頭背上前後駿肉高起似鞍形載物之時叱咤則四足齊跪能載數馬之馱滿載之後蹷而起之行步如牛而脚長故能

及駿馬之行不川勤促以小索穿鼻其眠不似牛馬惟四足長跪而已是日行六十餘里

十七日己巳晴將發之際有二胡兒各乘牝馬來立陣邊行中一牡馬躍出追奔兩兒策騎而走其疾如箭將欲迸入城中忽回轡向大野牡馬之逐甚急而胡兒之騎尤疾瞥眼間飛出大野之外軍官金武信等三人以戰馬追及於山谷則胡兒已執牡馬將騎武信等追之棄而逃一兒年可十二三一兒未過十歲而其回轡走大野者將以引入山谷無人之境求沒其跡也十餘歲兒據無鞍之馬回轉飛騰已極可

駭風馳電奔之中又出奸狡之詐以此爲兵何可當也行過站城中火于梨樹街午過狼子山宿三流河上大雨驟至僅以經夜是日行六十餘里

十八日庚午晴卯時發程踰石門嶺中火于冷井村井水湧出味甚冷冽村之得名盖以此也有年少一人來立帳前自言宗室桂陽令子年十歲被虜賣在漢人家去年將逃出被執受棍一百今方欲走而未得隙云大君軍官李俊漢乃其再從也約以他日贖還其人嗚咽不忍去午過五羙站行出遼東之野城郭人民皆非其舊華表千年亦無遺跡而獨定邉廣

枯寺白塔巋然特立考見碑文則永樂四年己巳太監賀榮來鎮此城而重修之進士黃黼撰文金冕篆之許莊書之而爲碑也夕宿新城五里外太子河邊狂風盡日大雨終宵余與副使八漢人劉承義家主人設茶果又開燈進小酌其子文亮年十三方讀論語開卷試講讀無礙滯贈之以筆墨是日行五十里十九日辛未雨勢崇朝巳時發程道路泥濘人馬滑跌過瀾泥堡夕宿十里堡川邊陰風動地帳幕亦裂副使及余投八清人家主人烹雞進酒而其麤悍之狀不可正視是日行六十里

二十日壬申晴朝炊于沙河堡川邊寒氣逼人有同
十月之交午到野里江入野坂午後衙驛下瀾李論
先出來引一行坐宴廳守瀋將逆守者居先大君次
之副使及余差後而立西向拜叩引坐中堂逆守與
大君對坐又二人與副使及余對坐各設肉一器酒
二巡而罷卞李兩譯先導入城內外人民連續移燕
屋宇雖存而太半空虛　鳳林大君之行亦一時相
值兩大君入北館副使以下入東館日夕往拜　鳳
林大君仍與韓賓客與一振甫叙話
二十一日癸酉留韓賓客來話卞譯欲有所得裴言

多悖不得已以若干物贈之余素患腰痛又有復發
之漸要申可貴受鍼
二十二日甲戌晴留往上館拜兩大君韓振甫言崇
禎皇帝有三后一曰中宮二曰東宮三曰西宮流賊
入城之夜中宮東宮皆死於亂兵西宮被執流兵走
出之後又爲清將所獲清將妻告於九王九王杖其
將移置西宮於舊闕云 鳳林大君設饌陪話移日
禁軍尹繼宗自京追來西行上下皆得家信而獨余
望絕只問 上體萬安而已
二十三日乙亥晴留朝兩 大君及副使賓客因衙

門之言往拜前 陵所而余以腰痛不得偕往症勢極重不能屈伸受鍼服藥以塩熨之

二十四日丙子晴留鍼灸仍服藥

二十五日丁丑晴留 鳳林大君行中有李命及者前日贖公人也多行竊盜事又潛率被虜人出來事覺衙門送言于大君命斬于野里江上

二十六日戊寅晴留 鳳林大君行中贖得被擄數十人自松站以後家家皆有我國人見吾等之行奔走來見問其故土消息路上相逢者亦不知其數雖素昧平生必喜色相看自道其鄉里親戚眷戀彷徨

而不能去其被虜多少懷土情事從可想矣歸途永隔無望生還一聞贖還之奇人皆雲集仰望而衙門勒定價本只贖若干餘皆飲泣而散

二十七日己卯晴留　鳳林大君一行發還

二十八日庚辰晴辰時發程西行三十里到新橋造橋工役極其侈大立碑書之曰寬溫仁聖皇帝勅建永安橋云安山人李守者副使爲郡守時通引也擄在瀋陽與副使相遇誠欵甚至是日持酒肴來多進生梨以慰馬上之渴以二羊贈之中火而發一向西南之路大野漭蒼極目無涯只見數點山在天北如

一抹雲夕宿土城外城之高不過一大堤而延袤橫亘不知其幾百里五里十里臺堡相望流傳蒙古長城似是夷夏之交而城以限其界者也是日行六十餘里

二十九日辛巳陰卯初發程到遼河河水不廣而深且急船小人多半日始濟仍宿城外濠邊蓋以前頭半日之內無水故也

五月初一日壬午陰卯時發程中火于五里舖舖中多有鮮人而其中一女瑞興釼水人也聞黃海驛人之來走出來見曰誰是黃海人耶擄居瀋陽以東者

或得家鄕音信而吾在絶遠存沒無聞今見近處人如見骨肉還其家持酒而飮之余聞而招見之憐其意以果葉南草給之女受而不食曰此朝鮮物也淚下如雨因曰回還時亦由此路耶吾雖貧當作酒以待也自瀋向錦有三路北枉南捷此其中路也不見一石一木野天相接禽鳥亦斷而極目黃沙時有燕子之兆而已夕到新庄露宿是日行九十里

初二日癸未晴卯時發行十五里到舊柵門只有兩家而同一井得此朝炊而一汲之價至於五六分之銀不多汲而井已竭行三十餘里脫驂以憩而無水

入馬皆渴又四十餘里到土城臺堡之設一如前所
過土城自彼至此數百餘里而未知南北盡於何處
盖兩城之内皆是蒙古地方而城外則漢界俗所謂
關外萬里城者疑卽此也行未一里有一古城認是
當初置巨鎭以鎭土城而行人斷絶往事無憑南北
高卬卽大夏小夏山云是日行九十餘里
初三日甲申晴卯時發行十五里許有舊烟臺始得
流水而做飯人皆有生氣自是以後斷野之外頗有
亂山小麓而處處遺墟樹木掩映馬露宿於廣寧東
門外義州衛之路出於城北遼東直路[illegible]

巫閭諸山在於城西不遠之地十里之內花柳成林
城池之大不啻瀋陽今見頹垣破壁可想全盛時也
南門之內一大碑屹立廣一丈餘高四丈餘風磨雨
洗字畫不明而題其面曰馬神廟碑蓋邊鎮戰場專
倚馬力故建廟以祀神也東城之內兩白塔對立亦
雄壯可觀就考碑文則爲興禮寺而建也中央有牌
樓以四石爲四柱而四面如削不見斧鑿痕四柱一
行而立如我國迎詔門之制以靑尾盖之簷椽及壁
皆以石爲之刻龍虎禽獸人形魚狀制造之工如良
匠用木不知爲石刻也上中下三層皆懸石板而大

書列之上曰世爵中曰天朝誥券下曰鎭守遼東總兵管太保兼太子太保寧遠伯李成梁蓋成梁得兩太保之官建此以識之以爲後日榮曜侈大之地而名曰牌樓者以官爵賜牌而云也一行諸人皆稱道其當日豪華而金郊驛卒朴時從執鞭在後曰此非鬼作皆用民力勞民至此宜有今日余於馬上聞而歎息因與諸人曰此眞至論也營建當日實不料有今日又焉知今日有此人之言也是日行七十里

初四日乙酉風卯時發程過壯鎭堡中火于時中川邊午後閭陽驛夷毁之狀壯鎭一樣而只市石錯列

在城下明朝馹騎交替時所用也是日行七十里
初五日丙戌晴將發之際長連軍士韓士立來現自
言庚辰年漕運舟師而漂泊於中和島屬在魏宗爺
軍中轉入林慶業手下今年三月初十日慶業隨馬
摠兵奔入南京渠與同謀者一人逃奔瀋陽押送北
京今還古國云又言慶業當初只率八人入石城島
在馬摠兵之軍三月南奔時又率鮮人六十名而去
明朝給與四萬軍云者乃讖說也前冬聞器遠之變
大驚曰諸人必籍口於我云云行過十三山山在路
左巖石奇峻而只是數峯何以得十三之名耶中火

于大陵河又五十里繞過城外宿小陵河邊新經戰場觸目傷心祖大壽以孤軍抗大敵累次大捷清兵每出萬不千還其戰壯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馬飢困仍遂被圍今觀外圍之形勢坑塹三重周回百里飛鳥亦難越然猶數年支撑糧盡遂屈其守亦堅矣既能戰又能守而何獨不能死耶甯非明朝老將乎洪承疇受委軍門來援大戰處敵於城東山城敵方求走無路而鮮炮亂發洪遂退陣及其大霧誤事松堡失守天耶人耶身爲大將喪師偷生焉謝同升何面天地每與人言自稱叛臣而猶不能一死一死固難

矣有金天吉者兵曹吏也來言城中痘氣大發以皇帝未痘之故赴京之人無論彼此皆不許入城云因言丁丑年與一家被虜屬在皇帝庄頭里居瀋陽之北去冬移入錦州衛蓋庄頭里卽農所次知之首奴也初給男女各二十造家舍備器械與田一百二十日之耕使四十男女耕耘歲輸一百二十石于公府其餘雜物之備納者無限數而往來公幹皆食於庄頭云諸王之有私庄猶之可也至於皇帝亦有庄頭下同於諸王此何理也皇庄之置始自明武宗云是日行百餘里

初六日丁亥晴辰時發行中火于野池上穿過杏山堡亦是當年戰場也東南望海而行夕宿塔山所慘目之狀又不忍言孤城力戰終始不屈城陷之日家家藏火藥敵兵闌入一時發火主客燒盡無一得脫非徒能死又能殺賊主將誰也非烈士歟至今清人亦稱道不已云是日行六十里

初七日晴卯時發程過連山驛中火于野澤中夕到寧遠衛入自東門出于南門公私家舍太半夷滅餘存之家清漢雜居而漢人男女不改舊時衣冠中有兩石門制造之工一如廣寧李成梁之牌樓上面以

黃金書刻王音二字中面書元勳初錫下面列書祖鎭祖仁祖承教祖大崇之官爵姓名一樓則上面亦書玉音中書登壇駿烈下書承訓大壽之官爵姓名而統書之曰四世元戎傍有祖氏之家中堂外門皆極奢華祖氏當年非不赫然隆盛也緣大壽借一死四世勳業一朝掃盡而今獨兩石門餘存適足爲後人唾罵之資耳萬里行過之客見猶羞之大壽前冬過此時何以爲顏吳三桂以大壽外姪頗有村略受君命守此城爲敵國所憚闖流寇陷京稱以復讐舉兵入關名則正矣旣入山海戰敗以死則志雖未伸

忠亦可尚而先責其身擊走子成子成既走更無所營身爲降虜爲天下之罪人噫雖未復讐全吾節可也夕宿南城外流水上是日行七十里

初八日己丑晴人馬疲甚留以休之

初九日庚寅晴卯時發程過曹家庄又過沙河所城盡頹廢略有居民夕宿中後所川邊是日行七十里

初十日辛卯晴卯時發程穿過城中中火于野池上夕宿前屯衛川上城頗高大而毀撤無餘只有若干居人焉夕時前府使崔瓘譯官李點持咨文來到盖以日本以其叛臣耶蘇宗文之黨必入朝鮮地方願

得小舸自來搜捕且欲得遠近島嶼之圖又令水使
搜探諸島每節馳報於日本此三件事對馬島主送
差倭滕智繩請之故曾以此意脩咨付送於吾等之
行矣智繩固請而朝廷不許智繩發怒不受登書而
棄歸故朝廷慮有後患又以棄歸之意移咨追送必
須先見前咨然後可知後咨之意而吾等之行不能
速進故賫來前咨出付行中驛官梁孝元偕崔濯先
送是日行六十餘里
十一日壬辰晴過高嶺驛中火于野水邉夕到山海
關城中痘患熾盛閉門不許入迤從長城下由水口

門而入地盡東頭塡大石于海波等城其上而城上有高樓乃望海亭也粉堞連雲横絶大野是則 太宗文皇帝都燕之後深慮虜騎或由淺處而潛渡也隨大君上望海亭臨風擧酒慨然懷想招金貴仁以卽事歌之貴仁應聲卽唱曰爲問此地是何處天下第一山海關連雲粉堞渾依舊百年文物不勝悲金國倚歌而吹笛聲皆楚調滿坐凄然余與副使擧目相看因反袂而拭淚日暮下樓野宿城西數十里許此去年淸兵與流冦相戰處也至今白骨塡坑滿岸慘不忍見是日行六十餘里

十二日癸巳晴辰時起程過紅花范家望海三庄庄舍雖多而皆十八九空矣關城之內不遭殺戮而人皆逃散莫定厥居者盖以清人逐日來往徵索侵辱故路傍之人不堪其苦也與副使避風入野寺仍宿寺名二聖也是日行六十里

十三日甲午風卯時發程繞出城外午到撫寧縣此關內初邑也入北門出西門中央一大館書曰衛邊第一邑又一館書曰摠戎第鄭知縣所在處也山擁水抱形勢甚奇昔年金兵入永平之時累次來攻而終不得陷城云露宿西門外是日行四十餘里

十四日乙未風雨大作終日不止余所率軍官譯官等無所依接皆萃帳幕接膝而坐無上下之别

十五日丙申晴卯時發程行過雙望堡未到永平五里許路傍有一巖世傳李廣射虎石而其形頗大不似虎狀且無沒羽痕到永平府東門書曰捧日升中南門書曰平北重鎮在漢爲右北平而李廣爲太守在唐爲盧龍軍而安祿山兼節度今亦有盧龍知縣與永平知府及通判同在一城之中知府通判共理府屬縣邑之事而知縣獨治縣務云城東十里許古有萬柳庄乃白學士楊秀之家也豪華繁盛擅名當

時外國亦聞之爲東瀛使華往來遊賞之所而題詠
亦多焉其子瑜亦翰林學士也潛引金兵已爲內應
遂陷城祖大壽赴援以火箭急攻之金兵斬瑜而逃
萬柳爲荒墟此城曾經白瑜之變後被流賊之禍又
遭淸兵之驅入而城市人民依舊雄富靑帘白舖夾
路而開布人揷花掛紅鼓吹前導而行乃秀才新被
府選將赴秋科來謁知府而歸似是漢家偕計之類
也露宿城南河水上河是大川繞城而流下流卽灤
洲而其下有昌黎縣云是日行六十里
十六日丁酉晴卯時發程路邊有飛將軍碑渡灤河

北行十五里往尋夷齊廟西南兩山高拱如揖南山之麓北走成卯廟在其上廟後築石起樓書曰清風臺危巖絶壁下臨無地長江北來檻外成潭楊柳夾岸松杉滿庭此乃孤竹遺墟而隔江北岸卽孤竹君之廟也大明高皇帝初建夷齊之廟賜額淸節祠外門書孤竹遺墟中曰天地綱常又書清風百世其他碑記不可盡觀成化皇帝致祭于昭義清惠公伯夷崇讓仁惠公叔齊曰遜國全仁諫伐存義爲聖之清千古無二懷仰高風曰篤不忘肅修歲事永範綱常云大君以下正冠而立瞻拜遺像清風凜然千古于

黃家庄夕宿王家庄是日行九十里
十七日戊戌晴曉起始聞柳上鷪因起故山之思卯
時發程過榛子橋中火于浮橋村夕到豐潤縣露宿
西城野河上是日行八十餘里
十八日己亥晴卯時發程行十餘里路下十里之郊
有萬頃水田盖九連以後遼陽以前山川與我國無
異盡是灌漑之地而無一處稻田遼東瀋陽之間雖
或有水根而形勢不便於灌漑遼河以後大野皆作
抛荒之地寧錦之間毋論田土之饒瘠而人居絶小
起墾處未能十分之一山海關之內得見田野中荷

鋤成羣者而皆是黍稷菽麥沿道數千里之行水田
始見於此流傳此間有高麗村水田乃麗人之所耕
作因遂不廢未知此言果信然乎中火于沙流河夕
過玉田縣城池市里與撫寧不異宿城西村樹下豊
潤玉田是殘邑而溝池旣深城堞亦壯更漏之聲炮
樓之火達夜不止有若臨敵應變者然我國兩西城
池皆以黃州安州義州爲可恃而或多頹廢緩急難
恃至於黃州之城則雉堞皆落門樓盡毁雖曰西土
無虞繕築難擅而爲守將者亦何可專不顧念坐見
其日夜崩頹而莫之修擧也哉是日行八十里

朝陽門外明朝卿相之墓混雜於閭巷之間塚上棟宇盡爲灰燼只有石羊石馬對立於碑石之前大槩華俗雖有好山水必葬於平原曠野之中至於江干海際皆不避而庶人則不起墳但於墓上聚石爲小邱表之而已路傍有東岳祠卽岱宗及諸神之祠也正廟幾數十間東西夾室五十餘間諸神列坐不可盡數祀祭之具床卓之屬亦皆宏麗奢華東庭之碑三十西庭之碑五十有一古槐松杉滿庭成陰廟後入重門又有廟而制度尤奇由其後入門而又有樓重重複複自外門至樓門將數馬塲胡元時已有之

而大明重修楠上扁額不可勝記而崇禎所懸將爲十分之八至於廟堂寺塔皆是勅建內外盜起疆域日蹙而天下之事付之閹竪十年之間專事左道只修齋誦經而已梁武臺城之禍寧足恠哉竟使三百年宗社蕩覆於一宵之中而曾無一人義士死於君死之側自古無不亡之國而未有如今日之慘者也午後龍將率鄭命守李曉石及諸胡人來見正使而無拜揖之禮舉手致意而已員譯以上皆饋酪茶一器臭味難狀氣逆不堪飮龍將先導而行大君以下隨之冒大雨自朝陽門而入接置于一大家即明朝

臣卿家云小項鄭命守來言使臣體面與大君不同副使書狀當往玉河館龍將繼來以九王之言問上體於正使前大君答問後仍言一行不可各處之意而終始不聽但言今日雨甚明可移入云

二十二日癸卯雨鄭命守來館所催移甚急余與副使入辭于大君卽出門命守以鞭指之曰此有直路而徑涉政王之宮當下馬可從他路因上馬在前出長安之街夾路市肆得免兵火而物貨都無所列惟餅食梨杏藥物而已家家置淸人男女使察漢人淸人使漢人如奴隷焉屈曲行五里許過玉河橋到玉

河關以其在玉河之傍故名也館宇烟爐之餘只有
五分之一清人相替守門使不得任意出入而獰貌
頑狀換面來往求索不已不與則不去故欲其速去
與之猶恐後午後禮部使呈表奏譯官朴璇方以敏
等進呈見後還給副本盖將翻譯正本以進於皇帝
云日夕厨人來給糧料羊鵝猪肉等物而正官則一
日各給粟米一升下人及驛馬各給皮粟一升而陳
腐不可食亦不得飼馬以行中盤纏貿粟於市而市
價大落二兩之銀僅得兩行三十人一日之糧
二十三日甲辰陰午後往拜大君因點視方物路上

有胡服四五人以白木緜爲大髻狀戴頭上而行問之則回回國人也髻木尺數之長短隨其年歲之多少而每年加一尺如五十則五十尺而五十一則又增一尺也余感冒益深失音頭疼劑服華盖散

二十四日乙巳大雨將以翌日呈方物禮段軍官譯官等換黑團領黑紗帽午時聞朝鮮人直到衙門云而衙門秘之不言莫知其由或南邊有警歟國有大變歟與副使急往大君舘所蒼黃罔措之際申時龍將率鄭譯等來傳 世子薨逝之音一行上下驚慟哭擗龍將以下亦在後而哭龍將去後卽 位拜哭

如儀夕時龍將帶皇帝使九王使而來致慰於大君而去又因大君聞譯内書有倭使出来之奇人皆驚懼而家在嶺南之人心事尤難定也

二十五日丙午陰朝哭後大官三人以皇帝命持粥來勸一行員 各饋一器仍曰 國王久病之餘新喪 世子必將哀疚添傷大君即可還歸侍奉且曰大君來在萬里之遠遭此意外之變亦宜勉强進食以慰 國王之遠念大君答曰至遣大臣慰問且賜粥物皇恩感激龍將又招副使而致之前曰年老大臣聞此訃音罔極之狀何以自堪副使曰我 世子

歸還未久奄忽薨逝臣民之慟固不足言而仰念
國王心事尤爲罔極惟是　世子與　國王相見而
後薨逝此則不幸之幸而皇帝之大恩也答曰是是
卽趣去三人中一則前皇孽弟孔可大今爲吏部尚
書一則龍骨大而今爲戶部尚書一則兒皇乳母之
夫孫伊博氏也又聞清漢官將朝叅齊會闕下而清
官則去其冠飾及頁阪漢官則脫其團領及品帶而
皇帝免其朝叅皆爲我　世子之薨云日晩鄭命守
來言曰吊祭勑使再明當出往吾等曰此意不可不
急急通報于本國欲先送行中之人則命守曰俺等

晝夜作行今雖先送決難先我得達答曰若然則接待等事必多狼狽極可悶慮命守曰此行非如常時安用牌文亦安用威儀雖或有不逮之事不以爲尤勿慮又曰聞此訃音不可爾拜方物亦不必親呈也答曰私禮雖重方物何可以通事輩領納乎命守曰其言則然矣此處則以 世子禮爲重依此處分付而爲之可也且大君若未及於葬時則哀痛益深不可不速還而但人馬多病蹇決不可一時登程擇其可行者先行其餘則留令通事從後領去無妨云夕龍將又以九王意來見大君皆是勸勉寬抑之意且

欲探歸計之遲速大君荅曰速歸之情一刻爲急而不敢自擅只待分付云則龍將頷頭而去夕哭如儀

二十六日丁未晴朝哭後鄭命守率李晩石與通事等持方物進呈于闕庭差晩命守來言行中下人輩多持人參云從數盡出毋貽後患卽閉大門使內外不相通兩舘之人各傾其裝出置中門之外命守與淸官一一照數得於上官者將二百斤下官亦且四十斤淸人又恣其搜括枕席皆揆而更無所得遂取其出置者二百四十餘斤而去

二十七日戊申晴成服如儀用布帽布團領麻帶而

常着用白冠蓋中國無笠匠不得造白笠也鄭命守
來言人參之事皇帝以爲今遭喪事不可相問後當
有處置大君言曰明朝不禁人參大國旣得北京無
識下人只知北京之當用此物且無大國禁斷之令
故依明朝赴京之例各持若干而來大國之不意搜
取未知如何命守曰其情果然故不爲加罪矣又言
二十九日大君以下當與勑使偕發而不但人馬之
疲困今若盡帶一行而同出則淸漢所見須無聞悉
慝還之意必須盡數留館只以若干輕裝馳去可也
午時命守及傅氏等持賞物而來頒給有差未時命

守與九王使偕來進一馬二槖駞于大君又一馬于
副使此則九王之送也
二十八日己酉陰午後送先來李中男奇憕等自明
朝使臣之赴京例皆淹滯數朔前冬崔惠吉鄭泰齊
金素三使之行亦各一月留館而彼謂大君之行異
於使臣必待潦止秋晴方可出送云故譯官雖有換
易之物而等待徐徐矣到館三日奄遭意外禍變成
服之前不得出門二十七日的聞廿九發還之奇而
此日始開門無禁一日之間凡事蒼黃軍官譯官等
步趨如狂以至下人輩亦皆奔走散出夕時衙門送

入于上舘言于王已得南京之奇而或言南帝出降或言航海云

二十九日庚戌陰衙門送若干銀兩于大君以爲行中路資因衙門之言病蹇人馬令驛官朴璇金貴仁趙東立方以敏等領率留舘使之待差出來只帶軍官及若干舌人巳時發程勑使四人已待于長安街門轎骨大追到與大君并轡而行遠送于土城十里之外馬上反覆之言皆是爲大君致殷勤之意又誇其得南京事曰喜慶之意當歸報於 國王前云風霾竟日咫尺不分但見持籌者列立路側征馬若遺

糞則爭先掃取納於簣子而走盖將用以糞田亦乾
以代柴云夕宿通州漕河邉
三十日辛亥晴卯時彂程大君以下皆步渡船橋勑
使皆下馬執鞭而高聲奔走禁止行人有同下卒之
所爲以示護涉之意中火于夏店過三河縣宿邦均
店主人王大章稱爲秀才而僅記姓名
六月初一日壬子晴自此勑使先行而稱以差員譯
官必来及於灣上奪行中譯官徐尚賢而去一行卯
時發程中火于鰲山淸譯出身金元海持告訃咨文
而來賫咨官前翊贊尹聖擧到豐潤縣病重不來云

徐尙賢還來言勑使路逢咨文曰已聞訃音吊勑出去此咨文不必入送云而　朝庭之命非使臣所可中止故仍令元海入去夕宿玉田縣城中自邦均至此九十里刷馬二匹倒斃一匹路中蹇甚馬主負其所載徃置于相望近村急還馬在處則賊人已斷兩脚而去矣

初二日癸丑晴卯時發行過梁家店中火于沙流河城西廟堂前有碑閣頗高敞與副使共登臥牆石榻無氊寒氣逼骨副使因是氣不平夕宿不知名村墟尹聖擧來現受　命之臣不能前進則所當留此以

待元海之還不可先自還歸而聖擧自言症勢極重行中軍官等皆言病重不可留大君有不忍之心使之載來自王田至此九十里

初三日甲寅晴副使及余未明先行到攏牛橋朝飯于路傍廟堂有一人戴笠荷鋤而來倚卓對坐知其人之識字書問其姓名則答曰高羨問何以來此答書曰居在五里之遥㨗子踐踏田畝爲此看守而來問曰天下大亂人爲魚肉有識之士避在何地答書曰遭此大亂誠天之數也人之命也善同天者亦未如之何也已問北京陷沒時亦有死節者否答曰每

見人偸生喪守守節者惟聞一人名曰李成白是我
明朝國公也問曰守節曲折可得聞乎答曰去歲虜
未入境流冦陷神京大小官人唯唯服從獨李公寧
死不服聲言流冦曰必依我言將我朝廷縊死尸金
井玉葬然後方纔服流冦果依其言似此一人雖未
盡其大節較之諸人猶爲首出問曰崇禎皇帝有一
子二女城陷送一子走生仍拔劒斬二女然後自縊
云信否答曰原有二子一女一子被流冦虜去爲金
兵所趕殺死一子隱伏北京民家被人告出又遇害
一女見配金人問流冦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原名

李自成係是陝西民人作賊一十九年被金兵一戰敗奔而走問南京皇帝是福王耶答曰福王巳卒此乃福王子也問曰俺等在北京聞南京被陷若亦聞之耶答曰不得聞也問曰君有如許文才此後赴舉耶卽愀然良久書曰多謝過稱小弟原在北面小村居住田地俱是祖産五遭虜難頭畜趕去糧石盡吃房屋撤毁以致無力作農一貧知洗見今移居東村勞力耕作四十餘畝又被兵馬踐踏秋成之望未知如何可歎余書曰士生此時事無可爲左右之心我知之矣惟當服田力穡以畢餘生而兵馬之侵害又

知此則奈何其人飲泣太息贈以三友揖謝而別午
憩于廢墻楸木之陰夕宿名不知村是日行九十里
初四日乙卯晴卯時發行路逢官人之行乃永平舊
知府遞歸者也午前到永平府馬瘦不能行上下呻
病者亦多不得已留宿城中大君入前廟堂副使及
余同入中廟堂是日行四十里
初五日丙辰曉小雨辰時發行中火于大里營副使
軍官李壽昌病甚借乘余車余則乘馬而行過撫寧
縣夕宿北時舖是日行九十里
初六日丁巳晴寅時發行到深河驛朝炊于去時所

宿二聖寺主僧出門歡迎盛設茶果而餉之午憩小村樹下夕到山海關川水漲溢乘撻馬而濟宿城中北京有痒病夏節始發吾等八來時　鳳林大君及韓振甫皆言其難堪及來北京得免此患還到通州余之左臂有五六點如疥瘡形痒不自勝數日之間遍一身兩手疤搔流血而痒猶不止日夜苦苦到此轉劇大君戲之曰此瘡疾也豈有犯耶不多日一行之人一時皆發大君亦不得免而其苦尤甚余與大君曰自家尊重下官固不敢直斥而但余前日瘡疾之言似是輕發也大君大笑是日行九十里

初七日戊午晴卯時發行朝飯于中前所余之輜馬陷于泥水中衣衾盡濕夕宿寅和是日行九十里

初八日己未晴卯時發程過東關驛朝飯于野川邊午憩中右所副使及余皆患病不能喫飯者累日至此有賣生石首魚者買得數尾始進水飯大君必欲到寧遠行邑甚忙余亦驅車疾馳中路軸折大雨又下窘迫之狀不可盡道夜到遠衛川邊人馬疲困得達者無食或夜半追到或翌朝始來而大君欲及世子葬日又將曉發余往拜以理開喻始許緩列廚人供食夜將半矣此去寅和一百三十里

初九日庚申晴朝貿糧城中人馬得救飢辰時發行
中火于連山路逢大雨夕宿杏山城下夜大注
初十日辛酉晴卯時發程上使取路錦州吾等直由
松山之路中火于小陵河而無樹木之陰仍於車上
喫飯夕宿大陵河前秋運船軍六十名崔得男已爲
領帰而六名以病落後是日始到河上
十一日壬戌晴卯時發行朝飯十三山下中火閭陽
夕宿北鎮堡川邉
十二日癸亥晴卯時發行不由廣寧取南路三十里
朝飯于川上又四十里中火于瀋邉又二十里到鎮

寧堡將止宿草樹茂密蚊聲如雷上使以帳幕無可設即策馬而行副使及余以其井泉仍做夕飯乘月發行四十里夜將半而不得上使所住處上下俱困馬亦不行不得已下馬坐路中枕肱暫眠是日行一百三十餘里

十三日甲子晴曉行二十里始到正使幕下而副使病甚使申可貴施鍼食後發程三十里野水大漲脫足褰裳乘撻馬得涉行四十里到遼河河水漲溢只有單舠余與副使同船而濟瀋陽留待馬十九匹來到是日行九十里

十四日乙丑晴早行四十里朝食于永村又四十里中火于土城內大澤上澤水甚濁汲置待淨而飮又五十里夕到瀋陽正使以下皆入東館是日行一百三十里鎭寧以後連有店舍而不過數三家

十五日丙寅雨留瀋陽休人馬朝前衙門官以綵段分給正使以下有差

十六日丁卯雨辰時發行守城將先導而行點出秋門外冒大雨船渡野里江宿沙河堡

十七日戊辰朝雨乍晴辰時發程路上逢大雨中火于爛泥堡夕到太子河河水甚盛分爲三岐騎淸馬

艱涉少頃水大至人馬太半不得渡宿河之南岸
十八日己巳昨日不得渡者始渡巳時發行中火于
玲井夕到三流河水溢過頂宿河岸
十九日庚午終日雨注波浪上岸漸近幕次
二十日辛未阻水仍宿
二十一日壬申大雨仍留
二十二日癸酉留貿得粟米于遠村
二十三日甲戌晴伐木爲杠衆人輿渡步棧路秣馬
于狼子川上夕宿青石嶺下是日行二十里
二十四日乙亥踰青石中火于會嶺下冒雨踰嶺艱

渡連山前後水投宿山上煙臺正使進宿料洞
二十五日丙子陰行五十里到八渡河第一流水深
不可渡仍宿河上
二十六日丁丑朝食後渡河又渡第二流過通遠堡
到第三流又不能渡設幕仍留對燭而坐曲肱假寐
二十七日戊寅波聲掀天聽亦可懼仍宿
二十八日己卯晴午後金汝老乘槽船欲試之水急
槽覆賴多人之救得免死仍留
二十九日庚辰水勢頗落早朝乘槽船得濟危險不
可測一行皆利涉而無糧大君亦食田米飯其下可

知也平安監司以大米二石若干魚束送到于此一行有喜色夕宿松站下

閏六月初一日辛巳冒雨發行中火于鳳城柵門義州府尹以大米五石大豆五石小米二石使其軍官領納即分給一行食後守城將持酒而來勸進各二盃酒味暫似我國過夏酒仍點出人馬夕宿湯站

初二日壬午平明發行朝食于馬轉下舊煙臺前午前到三江乘駕轎而濟府尹出待龜城府使柳瑚以過涉差員來待夕時入城朔州府使李希儉碧潼郡守洪宇翼魚川察訪金集以各邑差員來見

初三日癸未與副使往鄉堂除服還下處仍留
初四日甲申早朝發行中火于所串義州龜城等官
分辨歇馬良策龍川雲山等邑分辨是日行百十里
初五日乙酉晴平明發行中火于林畔宿定州府尹
金逸昨日出官云是日行百二十里
初六日丙戌晴中火于納淸亭歇馬于嘉山夕到安
州兵使黃瀗咸川盧協肅川洪孝孫等迎候正使上
百祥樓余入聚勝堂是日行百三十里
初七日丁亥曉發到肅川入蓮堂荷花滿塘雜卉繞
岸風窻冷榻欹枕而卧濃睡始覺日已向夕矣

初八日戊子朝到順安方伯來迎夕到平壤留宿

初九日己丑未明渡大同江朝食于中和午歇黃州夕宿鳳山

初十日庚寅朝到釖水夕宿蔥秀

十一日辛卯曉行三十里到平山未明矣巳時到金郊午後到開城夕到長湍是日行一百九十里

十二日壬辰朝食坡州巳時到高陽隨大君哭于昭顯世子之墓午後詣 闕復 命 自京至義州一千八十五里自義州至瀋陽衛五百六十五里自瀋陽至北京一千六百三十里並計三千二百八十里

漢西先生遺稿卷之二

附錄

行狀

公諱以性字汝習姓成氏系出昌寧高寧之成自麗朝大尉開府儀同三司松國[illegible]著累公累卿爲世大族曰漢弼門下贊成事曰君百門下評理曰履門下侍郎右文館太學士曰乙臣門下侍中曰士弘集賢殿大學士曰萬寶文閣太學士其後冠冕亦不絕考諱安義用經術顯官至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兩館大提學 世
子左賓客前夫人長水黃氏僉知璡之女翼成公
喜之後也後夫人宣城金氏文節公淡之玄孫戶
曹參判繼善之女也金氏世居榮川判書公避地
因家於榮焉以萬曆乙未二月一日生公公生而
明瑩異凡兒甫就學業日就伯父進士公有鑑識
嘗曰此兒必大吾門年十三從判書公往南原任
所過謁愚伏鄭先生鄭先生奇愛之曰此子不如
此乃翁可謂百不憂矣時康公復誠尹金川公從
康公學易及還康公贈以詩曰卑襟何曾讀古書

一番吁咈做唐虞壽章摘句渾閑事惟一惟精是
聖謨其期望如此弱冠赴居昌東堂會考官有父
執八或疑之公乃不製而出時年十六甲寅中式
年東堂應講日屈戚祖栢巖金先生以不早得名
爲喜勗以遠到丙辰捷京解大小科三場及就覆
試寫試紙訖有同進者一人誤傾墨水潰試紙衆
皆駭歎公色不動徐謂其人曰甑已破矣第棄之
拙作第移寫舊紙其人固辭見者兩義之中生員
是時光海政益亂遂絶意進取乃稟命判書公不
赴公車癸亥 憲文王反正甲子春逆适犯京

廻華公州公從判書公徙步隨　駕賊平　駕還
始遊太學更理擧業泮中嘗有諷規廣有要罰之
習公爲邑掌印華之識者譏之累擧別科丁卯登
式年科分隷承文院爲副正字朝議將薦授史館
己巳遭判書公憂服除陞正字薦補承政院注書
尋拜侍講院說書癸酉陞典籍後司憲府監察俄
拜司書甲戌除騎省佐郎兼春秋八月因春曹郎
拜司諫院正言疏論　元宗追崇事略曰竊念今
日之擧當從容講究務求至正之歸然後庶幾尊
親之道宗廟之禮兩無所憾而　殿下徒爲私情

所蔽不能平心察理每以嚴旨摧折之一則曰附
勢一則曰流涎一則曰濟私慾嗚呼立 殿下之
朝言 殿下之事者觸忤則譴罰及之將順則榮
寵隨之其爲一身之利害如何而必去其利就其
害者其心果在於附勢流涎而濟私慾乎若使廷
臣果有是心而 殿下明知其然則退之可也黜
之可也今旣置諸其位而任使之一朝忤旨乃以
情外之言勒定其罪而拑其口是豈聖王大哉之
言而其於使臣以禮之道何如哉又於荅兪伯曾
論一二臣之疏曰其罪只是迎合二字迎合雖是

二字而其害則有不可盡言者自古人臣之所以蠱君而誤國者未有不自迎合始也夫迎合云者惟其君之所欲而導之之謂也若　殿下之所欲爲者果皆合於禮經則所以迎合者不亦善乎知其不合於禮而必欲迎合則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今此　入廟之擧　殿下之心在於必行故彼亦曰可行若　殿下以爲不可則彼亦必以爲不可矣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殿下何不以此而省察耶嗚呼直言之士退矣容悅之人進矣忠諫

蹈襲迎合成風則　殿下之所大欲可以得成而
殿下之國事終何如耶疏奏即遞歸其本除司
書不赴乙亥以司書還朝六月拜副修撰時仁城
君珙以逆論死並其子用待年律坐律分仲救忤
時議遂上疏言珙雖在法罔貸放其子全恩亦
殿下至德臣項陳意見重觸時議臣不敢苟同傷
殿下之仁惟　聖上裁之後又於　筵中反覆
陳達　上感悟珙之子終得保全與凡逆律待年
者皆免死然終默不言不使逆孽之在鄉沉蒙恩
者知其由自乙亥秋至丙子冬十爲修撰校理爲

持平正言文學者或再焉三焉及虜兵逼京 上入南漢時公以修撰在家聞變與金尚寯榮祖金鶴沙應祖同赴難到忠州見嶺伯沈公演於行營既出辟公爲參謀已業已 啓請云寯公曰君方爲侍從臣監司豈合擅辟況此時何路 啓請顧無往公曰 上方在圍城中吾輩與其誼不得入覲事奔走從事於用力之地少展臣子分義職也逆至行營亡何慶尚左右節度使軍利川之雙嶺皆敗死人皆恇懼無人色監司疾馳向原州路欲往從關伯趙廷虎公與僚佐及諸守令追及之力

言其不可曰使相旣非戰將手下又無閫外之
計不如急還本道收散卒以爲後圖奈何他往語
未及卒而一守撫劒慍有語監司立變色促駕還
到忠州公謂監司曰某嶺人也此時何可捨嶺而
南爲請留此以待公召兵來監司亦義而許之未
幾 上勞窮出城遂趨 朝奔問二月以賑恤御
史出慶尚道廣詢吏政民願多以便宜條上輒蒙
施行還 朝又爲湖西暗行御史劾貪墨褒異績
一道肅然遂拜持平帶三字銜轉獻納極論尹昉
金瑬沈器遠金自點李敏求等誤國不忠非戊寅

春景爲獻納校理一爲直講而兼帶皆如故時柄
臣有自相傾軋乃陽爲公論而務引一番人以爲
援欲先用公爲銓郎公耻之以親疾辭遞自是雖
除　命沓至僚友相責而終不應己卯春始以騎
省正郎赴　朝時宰又意其出後必入此更除修
撰時擬銓郎既而聞其不助户部陞掌令公之跡
阻天官盖以此八月又以校理拜司諫俄以暗行
御史使湖南還復爲司諫執義校理乞養爲陝川
縣監居官玉雪自將撫民若赤子乳哺捐俸充前
倅逋欠數百石興學校奉公上一以誠心無倦時

臬司閫師號威暴不禮下官至公亦皆感悅而歎
遇之間出營儲以助賑濟貧邑人賴之甲申以專
罷歸冬由弼善轉輔德乙酉以副修撰充書狀官
赴燕正使乃麟坪大君會 昭顯世子自瀋至到
燕即回六月復 命行橐蕭然只有寢具一部而
已副使鄭公世規甚敬重之自秋冬至丙戌夏爲
校理修撰者四司諫執義四輔德一而或赴或不
赴六月爲別試叅考官坐主司誤出題觸諱同罷
丁亥七月拜校理冬又以暗行御史往返湖南戊
子春復爲執義轉應教歸覲仍遞尋除修撰不赴

五月拜潭陽府使己丑五月 仁廟賓天以差員
赴哭庚寅御史極陳治績上聞 賜表裏褒諭以
校理召還夏歸覲尋除執義冬又以副應教還
朝移司諫時嶺儒上章論成李兩臣不合 聖廟
從祀忤時議被館學削罰一道不應舉時議搆捏
以爲不赴慶科是無君心語極狼籍於是嶺儒又
上疏辨誣蒙優 批衆怒方盛適有道內狂生有
擬製令聖批事時議譁然而起謂出蹠儒中必欲
轉致爲嫁禍計人皆重足而立公乃上疏力辨其
誣罔狀賴 上洞察及一二人周旋調護得無士

林之禍辛卯又以司諫兼春秋一日 上怒假注
書李溟翼漏洩 筵中說話遽命拿鞫公力爭以
爲史官不可加刑且言 筵中說話宜公言之不
必諱外廷 上震怒遂辭遞因欲帰覲會 仁廟
實錄垂成職帶春秋者例叙勞陞秩史局同僚咸
勸少留公自以言不見施更希 恩賞爲可耻之
甚乃决歸由此益忤 上意數年絶無除命吏曹
判書鄭世規 啓曰此臣素著清謹且 兩朝經
幄之臣不可以一言忤 旨而棄不用 上不答
至癸巳三月始除昌原府使盖 恩譴也公不敢

理不就五月 孝宗昇遐乃奔哭差 國葬都監
都廳六月又爲司諫尋除校理十月過 因山已
而以事遞歸故事 國葬幹事官例皆陞資而以
公代人受任於始事後旬日獨未蒙例 恩物論
稱屈冬復爲執義移校理庚子春又爲應敎皆未
行吏曹 啓以江界民久困愁政請極擇侍從臣
負重望者注擬遂除江界府使蓋三司亞長例擬
承宣以故外爲陞擢而實遠之也四月赴任府爲
關西鉅鎭地邊胡人民稀其俗以採蔘爲業遠近
商賈湊泊而公家亦陳椽其間趨利甚於賈竪西

道諸侯及京司各衙門委輸布帛與之蔘而責其
償三倍爲守令者亦然以故閭境嗷嗷公辭　朝
日極陳其弊于諸宰欲痛革之惟李相國景奭稱
歎力贊之其餘皆媕婀而已亦或有咈然不悅者
焉公至則盡除稅蔘凡京外各衙門持公案貿蔘
者一切防塞之民皆鼓舞感泣是歲關西大旱飛
蝗蔽野野無青草公日夜劌心經紀賑政無所不
用其極賴以全活者頗多一日吏告監營裨將持
關文來到公度其以蔘故來則曰若公事也營門
當行關軍政也當用傳令安有裨將袖關文來囑

守令者乎拒不納其人盛怒而歸誣誤以告監司監司歎曰從律己以直雖上使亦不可奈何及歸京師盛稱成某乃今世一人會滿浦僉使韓休有土兵犯蔘禁休誣引公爲自明計於是朝議紛紜或陽佑而反齮之十二月拿 命至闔境皆奔走號泣及就理府民追來訟冤以爲如使君德政自有江界以來所未有願備納人蔘二百斤以贖罪將訴枉于廟堂公聞之驚以爲如是適足以增謗固力諭止之時 朝廷旣已奏聞當有查勑來江界人欲用累千金爲行賂計留半年知查勑不來

然後還去其惠澤入人淺也如此平安監司任義
伯因 啓罷貪汚吏論及採蔘事極陳公儉已利
民狀有關西稱爲活佛等語據此足知公無毫毛
罪然竟以此配丹陽丁一月 蒙宥至癸卯冬始
敘用甲辰二月四日考終享年七十嗚呼痛哉葬
榮川郡東巽向之原公姿容丰秀儀度雍容端居
莊重不設惰容雖倉卒急遽未嘗爲疾言遽色自
少操持甚確其在南原衙中多有鬼怪公不小撓
每獨處一室讀書自若聲振金石過者皆傾聽彷
徨不能去嘗覲先大夫於濟州遇惡風漂蕩舟上

下出沒嵩師亦驚呼失措公安坐不爲動舟中恃以爲安先大夫素簡嚴於子弟不輕許及聞此亦歎尚不已及出仕途常杜門靜坐簡於交遊尤斂避貴近麟坪大君數相問而一番趨謝後絕跡不往金自點致款甚勤累有尉薦而終始避不近其介潔自守類如此平生不喜紛華不近娼妓未嘗爲激訐之言崖異之行以矜己取名其居官也惟以節用愛民清心省事爲第一義一遵三尺不越繩墨人不敢干以私衙門整肅內外隔絕自官吏皆未嘗見子弟顏面衙屬雖一杯酒一豆羹亦不

敢私用焉以此或有情外不近之謗而亦不恤也
所經諸邑皆伐石鑄銅頌其德公平居閉戶養閒
絶無分表經營惟耽閱書史而已客至雖卑微皆
厚遇之和氣藹然晚節家益剝落所居屋不蔽風
雨亦不事營緝有田在近邑親舊或求作家基或
請爲墓田皆斥與之而不取直處鄉邑無甚是非
無少干預中歲以後尤絶公府跡雖邑倅方伯來
訪只遣子弟回謝而已與一弟同居隔溪怡愉和
樂朝會至夕夕會有時聞雞諸子侍側或令陳說
聞見或與揚榷古今有酒則一杯微醺以爲常公

爲文明白簡當絶無浮艶之習非近世操觚命翰者所可及而平生不以文藝自居鮮有述作只有燕行録一卷藏于家嗟乎公以廊廟之具米蘗之操又濟之以經術使遇其時究其蘊則其所樹立豈止此而已哉惜世與我違出入侍從三十餘年長困於積薪之場晩陞緋玉屢遷邊邑一斥不復而終玆命也歟抑歸議於宰物者耶然今 上乙亥録公淸白吏再 賜子孫米豆幽明榮耀極矣亦可見公議之終不泯也其視世之洪涊庸碌躋崇班享厚禄而磨滅名不稱者相去何如耶夫人

奉化琴氏驪州牧使愷之女有五男三女長甲夏
進士次錫夏先公歿次得夏出後公之弟以恒亦
先公歿次用夏次文夏叅奉女黃檣鄭基載金漢
奎甲夏娶士人權碩忠女生四男世琳世瓚世瑜
世球一女適朴晩華錫夏娶郡守黃德柔女生二
男世璜進士世璟一女適前縣監權斗寅得夏娶
士人金錫重女生一男世璧一女適生員柳宗時
用夏娶經歷朴玏女無子以世球後文夏娶直長
李墩女生三男世珽世瑨世頊三女適李棣鄭游
蓮生員次未笄黃檣生四男廷熀廷烈廷燾廷黯

三女適朴齊賢朴震甲生員金後昌鄭基載無後
金漢奎生三男樟楷㯡一女適金龜錫内外曾玄
孫若干人噫公之德行操履忠亮貞白俱有本末
狀公之行非如斗寅淺欵不文者所能任也頃無
狀忝入公門辱公憐顧甚厚於公立朝行事盖竊
識之今者叅奉公屢勤委命不敢終讓謹撫家乘
所述及平日所聞覩者論次如右以備當世立言
者垂察而裁擇焉孫壻奉列大夫前行永春縣監
權斗寅謹狀

墓碣銘 并序

公諱以性字汝習姓成氏昌寧人也自麗朝門下侍中松國始著爲顯族曰漢弼門下贊成事曰君百門下評理曰履門下侍郞右文館大學士曰乙臣門下侍中曰士弘集賢殿大學士入我 朝版圖判書曰 萬庸其後簪纓蟬聯考諱安義用經術顯爲承政院右副承旨 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前夫人黃氏翼成公喜之後也後夫人金氏戶曹參判繼善之女以萬曆乙未二月一日生 公明瑩異凡兒學業日就十三謁愚伏鄭先生先生奇之從康公復誠學易康公期以遠大十六赴擧考

官有文執不製而出弱冠發觧三塲就覆試寫訖
有同進者挨墨水漬公紙公不色動以文授其人
觀者多之中生員時光海政亂禀于親不赴擧
仁廟丁卯登第隸槐院拜注書移侍講院說書遷
典籍監察司書騎省郎兼春秋春曹郎拜司諫院
正言及　元廟追崇之議起疏略曰忠直路塞迎
合成風　殿下所大欲可成而國事終何如耶忤
旨遞帰除司書不赴乙亥拜弘文舘副修撰時仁
城君珙服逆律坐其子待年公救珙不得又請全
其子　上感動命逆律待年者皆免死公默不使

蒙恳者知之自是長爲修撰校理間以持平正言
文學頻不能悉記丙子虜騎圍山城公以修撰奔
問過嶺伯行營嶺伯辟慾謀公謂 上方在圍城
進不得入覲無寧用力於此遂從之其忠義謀畫
多爲嶺伯所感歎未幾 上出城遂趨 朝以御
史賑恤嶺南濟活甚衆及還又以御史暗行湖西
登淸一路選知製教轉獻納極論尹昉金瑬器遠
自點李敏求等誤國不忠罪戊寅柄臣互傾軋陽
滑爲公論欲引公爲銓郎公恥之自玉署辭歸鄉
累辭 除命己卯赴 朝他柄臣知公貳於彼將

擬銓郎旣而聞其不動已卽陞掌令拜司諫又暗
行湖南還復爲三司宿趼乞養知陜川有氷蘗聲
捐俸哺赤子以其餘興學校雖驕臯碁閭皆感而
敬之歸爲弼善輔德乙酉以副修撰充書狀官赴
燕歸橐蕭然無一物副使鄭公世規甚敬重之又
以御史暗行湖南戊子拜應教尋拜潭陽府使御
史褒治績賜表裏歸復宿趼辛卯以堂后李溟
翼漏 筵席事 命拿鞫公以司諫力爭以爲史
臣不可刑 筵話不必諱忤 旨辭遞時 仁廟
實錄垂成公以都廳當陞秩公以言不用又希恩

爲可耻乃決歸同僚挽之不聽以此益忤 上意
數年無 除命吏判鄭世規 啓曰兆臣素著淸
謹不可以一言忤旨而棄不用 上不答癸巳拜
昌原府使 謹也禁騷擾蠲丁役寬漁稅流逋四
集甲午丁內艱服闋爲晋州牧晋之氓萃草殨久
不葬公禁之其無告不能自力者官助之以窆汚
俗變焉御史閔鼎重大閱于晋飭嚴將發矗石樓
帥臣以下奔走脅息將大供具張雜戲公執不可
御史聞而賢之還 朝上治最又 賜表裏歸又
宿趼庚子朝廷以江界民久困暴政極擇侍從負

重望者公膺焉實擯之也府爲西關鉅鎭地邊胡民業採蔘公家亦陳椽其間得所欲爲內外衙門布帛之湊而其價五之故民不堪焉公至則除蔘稅凡京外持公案貿蔘者一切逐之民皆鼓舞是歲西關大旱蝗公劇心經紀賴以活者幾千人吏告營裨持關文來公度其以蔘故拒不納其人怒以告監司監司曰直哉及還 朝盛稱爲今世一人會滿浦軍犯蔘禁誣引公置對閤境奔走號泣箕伯任義伯訟公冤至有關西活佛之語然竟配丹陽郡 宥癸卯叙甲辰二月四日卒葬榮川郡

東巽向之原公丰秀端重無疾言遽色南原崔嵬
怪濟州逢惡風不爲動知其定力也權貴有尉薦
者避之如脂膩　肅廟乙亥錄淸白吏　賜子孫
米豆公生而雖詘於時其視世之碌碌躋崇班磨
滅而無稱者相去何如也夫人奉化琴氏驪州牧
使愷之女有五男三女甲夏進士錫夏先公歿得
夏出繼公之弟以恒亦先公歿用夏護軍文夏叅
奉壻黃槽鄭基載金漢奎甲夏四男世琳世瓚世
瑜世球一女適朴晚華錫夏二男世璜進士世璟
一女適縣監權斗寅得夏一男世璧一女適生員

柳宗時用夏無子後以世球文夏三男世珽世瑨
世項文科騎省郎三女適李栐生員鄭游蓮騎省
郎李時沆銘曰
臣道有三事君忠直臨民慈惠居官清白公所能
者允玆三事所不能者進取名位凡厥登瀛何天
之衢不有重坐莫閼其驅亶如金矢公有何過澡
以玉雪公有何坐號泣訟冤能於邉民引繩排根
萁奈朝紳彼誰能者通塞晋程所不能奪公之清
名活千人者厥有陰德公又有能錫衍其福嘉善
大夫龍驤衛副司直兼弘文館提學同知義禁府

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吳光運撰

墓誌

昌寧成氏爲國內望族赫世軒冕至諱翼仝諱胤諱績皆無顯官於公爲高曾祖考諱安義以經術顯於 宣廟朝仕至承政院承旨 贈吏曹判書妣禮安金氏戶曹參判繼善之女公生萬曆乙未諱以性字汝習弱冠陞上庠 仁廟丁卯登文科隷槐院己巳遭內艱辛未薦補銀臺郎轉春坊僚甲戌以正言爭論 元宗追崇事入玉堂疏論仁城君珙之子待年連坐事丙子兵亂時自家赴國

路中被嶺伯沈演 啓請爲叅謀及還 朝在臺
閣極論諸大臣臨危誤國之罪後又爭執 莊烈
王妣趙氏移處別宮事公早有聲望出入侍從三
十餘年而與時相違僶俛從事受 命爲御史者
四赴燕京者一棲遲郡邑亦五陜川潭陽爲將毋
也昌原晉州以魔斥也江界外爲陞擢而實困之
也公惟以廉約爲治邑民皆伐石鑄銅以寓愛其
在江界以邊將犯蔘禁隨坐徒配旋蒙 宥家居
榮川門巷蕭然知寒士年七十終于家後錄淸白
吏夫人奉化琴氏驪州牧使愷之女生五男三女

長甲夏進士次錫夏先公歿次得夏出后公之弟亦先公歿次用夏次文夏參奉女壻黃檣鄭基載金漢奎內外孫若干人子榮奉文夏泣血謹誌

英廟戊辰 贈副提學

輓詞　金應祖

髫齡淑質異凡儔人物南州第一流荒郡塞陲行化遍鑾坡玉署　聖恩優淸規袂世愈卑讓奇禍當前豈怨尤垂死老人徧痛惜邦基今日隔明幽

又　洪汝河

雅望南金重端宜置玉堂執經推講說補郡見循

良一昔傳凶耗同朝共惋傷盡哀知有處空望白
雲長

又　　　　　　　　　　　　　　　趙壽益

京洛分離歲幾遷只今魂夢每依然金吾行遣窮
誰仗草土纏哀禍獨偏千里音塵稀尺字百年交
契奄重泉自憐人世餘衰病無路南州奠漬綿

又　　　　　　　　　　　　　　　蔡忠元

夫子南州第一流而吾何幸得從遊芹宮奉袂歡
如昨玉署連衫歲幾周別夢常嬿迷嶺海凶音遽
報隔明幽泉途會合知非遠不必臨詞哭白頭

又　李袗

蟬聯簪笏舊名家　緩步亨衢屬望多　玉署　恩光香滿袖　薇垣聲價錦添花　豐貂餙寵雄州望　靈桂留春壽算遐　才子毓芳餘慶在　三槐欝欝正嵯峩

又　李景奭

玉署論恩地　金鑾咫尺天　朝廷掄竹使　塞徼頌蒲鞭　雲樹千重嶺　光陰七十年　追思同甲會　淚滴寢門前

又　吳竣

愷悌入爭慕　聲華世共推　花甎身搢笏　桐邑口騰

碑偶疾眞无妄傷心奈有斯風流一代望惻惻只
成悲

又　金徽

儒雅當年出等夷一生行歷是三司詞臣作吏廉
聲足　廟算多疑罪網隨寵辱都捐乘化日箕裘
好托象賢兒晨星落落今誰在哀輓題來淚自垂

又　丁彦璜

别離南北間音徽凶訃驚神信復疑寵辱向來安
命義死生今日隔風儀亂時同患飄成夢浮世知
心更有誰絮酒天涯乖遠眞欲題哀輓淚先垂

又 任義伯

蘗苦氷清保始終向來南斗以南空朝端久作乘驄客塞上翻成失馬翁薤露悲歌今屬我桐鄉久守最知公他年太史収廉吏千古隱之亦下風

又 南天澤

天賦英才大有聲青年射策姓名香龍池彩筆驚風雨烏府危言凛雪霜扶社將看登鼎鼐濟川誰料失舟航即今九重殷憂切長使春愚淚滿瞳

又 李溟翼

詩禮嶠南聞素風妙年鵷序位名通 三朝經幄

論思地兩載邊城捍禦功玉署佇看簪復整薤畦
驚報露先空新阡病負生芻奠題輓難堪淚滿瞳

又 成後高

雲日蕭蕭天氣寒哲人何處奠衣冠同宗永訣情
誰極半世追遊夢已闌金馬玉堂餘舊迹貂璫昂
路失朝端温温美器今難得爲向公私涕淚汍

又 金啓光

南州冠冕近蕭條舊德惟公屬望勞漢世循良黃
霸最唐家諫議亢宗高危途側足腸如石 象闕
懸情鬢變毛誰遣巫陽下招意長吟登痒淚滔滔

又　　孫必大

嶠南詩禮擅名家簪組傳芳淑譽非風儀雍容春鼓律官銜淸坊錦成棄青松耐雪年猶太白髮承貂位幾多才子續徽餘慶在謝庭文彩不蹉跎

又　　呂爾載

與君初結少年塲已閱人間七十霜每恨通來多聚散那堪今日隔存亡淸名終始心如水共理西南政最良浮世升沉都夢幻緘哀千里不成章

又　　李崇彥

天道冥冥苦不常時危況復哲人亡　三朝經幄

匡 君功百里銅章共理良紫陌塵埃聯窘步淸
秋江漢惱離觴人間白首身猶在欲寫哀詞涕自
滂

又　申弘望

小白山前一別離嶺雲湖月幾相思宦途榮辱何
須說暮境存亡獨自悲百歲桐鄉留惠在 三朝
蓬閣令名垂知公合置儒林傳借問當今秉筆誰

又　金宗一

世上相知零落盡聞君又逝倍銷魂古來賢達人
誰在生死榮衰不足云

又　　權省三

黌泮同攜伯牙琴孔李從來世分深但取儒門同事業寧論宦路異升沉三年鴈塞嗟分手二老龜城喜合簪尚記水雲燈夕會新山風雪若爲心

又　　柳元之

早負儒林望淸修道益亨鑾坡曾草詔關塞又專城事業三朝舊風流一代英尚餘身後慶蘭玉滿庭榮

又　　黃緬

妙齡鳴珮侍經帷鸞棘棲棲又幾時增秩佇看

卿月近稀年驚報壽星微備嘗世味存雞肋承守
家聲有鳳兒四友商山餘白頭獨將哀淚寢門揮

又　　金命龍

玉樹淸標席上珍名聲籍甚斗南人　經帷補
袞三朝眷臺省蜚英一介臣西塞暮年銀兔重北
邱今日石羊新平生厚誼兼同榜極目寒雲倍愴
神

又　　朴安欽

歲在龍蛇哭哲人邦家無祿奈蒼旻玉堂金馬
三朝老南鄰西州百里春中外咸稱廊廟具田

園勿作退休身人間未盡君民志天上分明拱北

辰

又　　金時翼

毅然文彩立　朝班舉國臣僚拭目看五斗功名

齒亦冷一生忠悃老猶丹逢人接話無畦畛把酒

開懷露肺肝可惜季方今又逝老夫衰淚幾時乾

又　　琴養靈

吾南曾厄會木稼又今春才大時難遇天高鬼不

仁七旬𠑽石火萬事總輕塵箕尾精神在猶應拱

北辰

又　金秋吉

才德兼全拔萃姿鵬摶風翼際昌期螭碑治績家

聲繼鳳閣論思　聖眷垂壽至稀齡猶足晉官終

項玉亦爲卑邦人共切云亡痛老淚傾河不獨私

又　李天標

草堂寥落倚山厓誰識　三朝舊老家當日浮榮

何足貴卽今清躅是爲嘉南鄉已坊同人痛北極

應淚　聖主嗟寄語重泉知也否可憐荊樹又凋

華

又　朴檜茂

春初來訪慰余悲驚見容顏異昔時豈料分襟後
九日遽聞凶訃信還疑三司讜議留青簡五邑仁
治在立碑國失忠賢關世運衰吟非獨爲吾私

又　任碻

公是吾南第一人當時聲價振臣隣丹心自許
三朝老白髮徒憂五邑民歸臥溪山多憾慨強將
詩酒替經綸惜哉竟袖鹽梅手空遣英魂拱北辰

又　琴聖徽

清如氷玉重如山鳳彩龍姿洗眼看臺閣伏蒲傾
衆望花甎視草近威顏向來用舍三朝舊浮

世光陰一夢闌孫露餘生安可做温温風味杳難
攀

又　金碓

傲逸詞華早擅名高攀丹桂振家聲　三朝屢被
恩榮重五邑爭傳教化明佇見樑材扶大厦邦知
良玉閉佳城從遊舊事還如夢遥憶諸郎老淚傾

又　余尚珪

龍潭前歲一樽醺誰料幽明此日分耗眞瘦骨君
憐我勝昔韶顔我喜君　聖眷幾嗟亡一鑑朋情
偏惜失多聞堪悲兄弟忪天奪何處寒風叫鴈羣

又　　尹南龍

層壇偃鶴頓脩趾早入青雲翼輦與三司玉堂幾獻替四州邊界籍民譽樑摧厦屋人何恃蘭茁庭闈慶有餘寧弟又亡仁不壽棐兄明叔會連裾

祭文　　文溪書堂儒生金宗準

惟我龜城水麗山明公乃毓生簡敎內涵冲和外酣氣度不凡早擅文苑琢磨不倦其志也遠蓮榜蜚英桂籍登名遹駿有聲歷敭清班密邇　天顔隆寵如山　三朝勵翼五州司牧衆望攸屬獎進蒙學創建書堂實由公力屢捐俸祿以資供給于

士誠篤晩解簪紱歸卧林壑此樂無極福祿斯蕃齒爵俱尊咸仰德門後生眇末受誨親切襲薰蘭室談笑融融論討從容幾荷磨礱義同生師情密追隨永久爲期天高鬼惡哲人遘虐幽明遽隔鄕無耆德士之矜式於何問業仲冬之月奄擧襄役佳城鬱欝千秋永訣此日可惜悲不自抑再拜薦爵上以爲國下以私哭

梧川書院奉安文　　翊衛李仁行

蓉堂德業實源檜淵篤生賢嗣詩禮是傳天姿明瑩學術精進蒙奬愚伏受易康尹弱冠三觧早登

庠選間輟公車時淸始闡蜚英史局侍講雷肆逮
八三司漢議方起迎合成風忤旨投簪甸刑待罪
議親恩覃南城奔問義動嶺臬䟽論誤國具臣膽
慄燕行橐洗銓擬屣脫三爲直指蘇瘵激濁四珮
墨綬興學易俗直言批鱗無賴繡井公格陞擢當
路屢梗卅載　經幄邉鎭是擯一心淸謹隨遇自
盡營禪袖關蔘戶舞市西關活佛淸朝正士　明
陵曠感錄之淸白公議惜屈貤以副學畏壘尸祝
尙今未遑鏘翁舊院幸玆同鄕淸名直節後先齊
光乃採輿論載謀躋享遺風隔晨一堂肹蠁襟佩

駿奔樽俎洞潔啓佑後人百世無斁

常享祝文　都正柳尋春

學優經術志秉忠直清風凜然百世可式

溪西草堂記

昔者余行過榮川界駐馬而歎曰有是哉山川之明且麗也榮一小郡也而蔚然以賢才冀北名者其以地靈也歟伊後三十餘年耿耿有不能捨者八年春成上舍彥根甫訪余於明德山庄其容靜其禮恭知其爲名祖孫也間嘗爲余言溪西草堂事甚詳其言曰堂卽吾先祖應教公所籌也以其

地則盖在榮川郡東可十里許淺麓縈廻小澗淸
駛臨大野而頫長川眞碩人邁軸之所也以其制
則爲屋凡堂一間齋一間覆以茅昭其儉也築以
石崇其質也庭砌幽靚林木隱約成列眞衛公子
苟完之義也以其作堂之由則吾先祖叅歲蜚英
登金門上玉堂上拂 君旨下忤權貴其進難其
退易於是焉卜築於斯短椽踈欞雖不蔽風雨書
几靜閒翛然有自得者當世之推爲名流 朝家
之選以淸白豈不信然矣乎以其興廢則堂以日
月已久風頹雨壓礎廢堦夷鄉里指點曰此成學

七草廬遺址或有徘徊不能去者後孫追感不已近始依舊址改立而廬單間之易以歪仆則增齋一間退四楹廬草茆之難以久遠則陶瓦以代之此堂始卒之槩也噫齋之增也瓦之易也雖由於勢所不已而視吾先祖昭儉崇質之制得無有歉於肯搆而肯堂乎願公賜之一言以解其怵惕之心焉余作而復曰若此者吾未見其可歉而只見其可書者多應教公遍歷清班累綰腴紱而律身氷蘗如也茅屋數間人不堪其陋公能不改其操可書也堂之成毀相尋理也公之孫能羡於斯墻

於斯非堂之爲美惟先祖是息茂草遺墟重葺乃已可書也堂之制略有攸增非侈大是謀實圖所以久遠而猶且反顧肯堂之義怵惕有不自安者率是心以往於毋忝爾所生何有可書也又可勉也遂書以歸之勉哉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兵曹判書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 世孫左賓客奎章閣提學平康蔡濟恭書

清白仁政碑銘 潭陽

淸耶白耶白玉之白字之撫之民之父母一朝維

新百里太古三載居官萬世永慕

又 昌原

氷自潔玉自白我侯之德銀甕出澤鴻集生民之福一鳳飛五馬歸赤子疇依不可諼于以鐫於千萬年

又 江界

斯文我侯天性剛明志存淸儉自奉簡約政平訟理閭境蘇殘省刑薄斂吏民俱安居官一載沒世不忘

贈遺

送成中丞赴江界任序　申濡

濡自遷所還杜門于東駱之下一日成中丞汝習枉車過而辭曰吾受江界任不日將行江則絕塞滿歲之期又三熟茲矣別遠而會濶子嘗同僚可無一言送我乎且子謫江界還屬耳能言此土者莫子若也濡曰諾江隷關西道在鴨綠之濱而與北道之三甲接境由滻水以北而往者迤東而行盡亘北乃己距京師千有四百里所謂狄踰嶺經其界其山出白頭之西峻而險者絕國中嶺前後皆數日程者則緣崖度棧臨絕壑俯不測之淵顛

而觸石跌而赴水魂飄骨墳在頃刻之間入其府城卑而壞屋古而稀虎豹之跡交於街巷肉貴且腐魚鱉而饌芥菜之食不淹以醢雪霜氷雹四時常見至炎暑數月則昏嶂修林之下滛雨涔涔不絶眞荒服之界夷羯之鄕魑魅所處罪人所徙故爲此府者視之猶謫遣也今侯志貞而操端年邁而學熟行乎夷險之塗審乎榮辱之分其肯以道路之艱風土之惡一動其心哉君子分定隨所遇而安之者吾於是驗之矣成君曰子之言江界者備矣然是足以送我乎曰未也江地踔遠固饒奇

物而莫敢於人蔘民以時入山採者掃境而往遠近行賈輜輳而至窮村僻塢無不坐致所鮮而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皆出於此得其利則一境安而樂不得其利則凍餓且死然公家爭是利甚於賈竪諸使之在西道者發差人載布物折蔘多少公給府民以貸之其數視價三倍又息積年負逋操券督責梏搴搒撻無虛日闔府嗷嗷至有溝瀆死者府使非有廉聲風力衆所憚者民受害滋甚而不得售者又逞憾于流謗文武吏抵罪負汚衊名者前後相繼也今侯恬靜潔白介于一世曾

莅數大州民誦冰蘗聲不已又以 人主侍從御史中丞膺簡擢以行其志不以爲諸使屈撓人又不敢加以慼言吾知政法截然江人得以安樂其業也成君曰是足以送我乎哉曰猶未也昔李文元公謫江府七年終于栫棘之中而江人猶化于德教變其頑薄又稍知君臣父子之義葬埋祭祀之禮至今稱之曰先生之遺教也今侯爲政惠民之病以其暇進民秀之在校籍者教以六藝之文又進父老子弟申之以孝悌忠信之說江人不惟安樂其業而又一變其習咸曰文元公寔出嶺南

君侯自南而來遡其流而揚其波達先生之教而通吾人之志者君侯也侯於是可不勉哉成君曰余實固陋不及此然子之送我何加於是乎遂書以爲送成江界序庚子暮春下澣靈川申濡君澤拜

別江界令兄　肅謝之行　金鶴沙應祖

經幄儒臣守塞城天山鼓角動邊聲想應耿耿丹心在暗逐歸雲到玉京

別江界成使君　李翠竹應著

狄踰關嶺欝橫天危棧連雲勢若懸嗟哉幾經行

此地送君聊復憶曾年要知兵馬雄西極豈但山
川接北邊老手可能當重寄 聖朝非是少才賢

浮生到老易傷悲況復今朝是別離兄弟校年差
一歲去留從此幾多時關程險遠何須說世路艱
難已細知邊月朔雲無限意倘憑歸鴈慰相思

又 姜雪峯栢年

君今匹馬向西關我亦纔從北塞還聚散羈懷千
里外悲歡世故十年間相逢便說邊城苦未去先
愁嶺路艱倚是丈夫行素位一心無處不安閒

又 琴洛浦聖徽

千里關西五馬歸遨岷欣覩瑞鳳輝一生自許行
忠信異域應教布德威芳草喚愁連去路飛花有
意點征衣遙憐邊月傷心邑孤夢時時八紫微

留別晉陽府伯尊丈　崔皞如

自奉南來後重逢德有隣春風新政化秋月舊精
神共是思歸客還爲惜別人病餘曾廢酒携手不
辭傾

議政府　啓

肅廟丙子六月二十九日領議政南九萬　啓曰清
白吏被選人中有子孫而無官祿者請援例周恤

以示 朝家褒奬之意蒙 允下本道監司行關
以白米三石黃豆二石題給戊寅六月又依丙子
例題給

溪西先生逸稿卷之終

我先祖餟享于梧川書院後三十餘年院中士
林責鍾震曰先生之淸操雅望可以傳信於來
世而遺文刊行迄今未遑子盍搜錄以爲不朽
之圖於是出贍學餘儲以助之鍾震再拜辭謝
而又安敢終已也謹按家乘所載則平日不以
文藝自居鮮有述作間因喪禍荐疊亦復蕩失
無傳見今裒稡散逸於暗蕚斷爛之餘者詩有
海陽唱酬四五首此則十七歲時作也其他輓
誄又不滿十首書有寒暄短簡三數幅而已立
朝四十年動輒忤時館閣文字只有敎書批答

各一祭文三疏二應教時啓辭七御史時書啓
二總若干言而亦零星而不可成帙仍又繼之
以書狀日錄合而編之爲溪西先生逸稿一卷
嗚呼事係愼重必須就質於秉筆之君子而去
取之再三刪定極其精約然後乃可以成書而
竊念遺唾餘馥零瑣無幾故遂因其所存而並
存之非欲廣其傳也惟愈久而愈無徵是懼玆
以借人活字纂次印出愚陋不敏之責當拱手
以俟焉癸亥七月日八代孫鍾震謹識